

年

卷

期

2

7

第

第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漢湘漣漪

第一卷

周年紀念倍大號

第二卷第七期

二十五年十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本社緊要啟事

本刊第二卷前六期承社友及各方努力幫忙，所以能夠按期出版，讀者也逐期增加。自本期起，內容更求充實，形式更求美觀，並約請海內名家長期撰稿。本期爲本刊周年紀念特大號，比平常分量多出一倍以上。優待直接定戶，在本月底以前定閱者，一律照價七折，愛讀諸君，請速賜定是幸。

第七期目錄

本刊之回顧與前瞻	李芳蘭	(二)
常談叢錄	知堂	(五)
南猿與北猿	陳衡哲	(九)
博野行	孫伏園	(一一)
西瓜皮	冰瑩	(一六)
父子	日昌	(二六)
母親	敏敏	(三八)
原來是她	老向	(四四)
憶念	張靜華	(四八)
怒潮	席徵庸	(五二)
醞釀	廖衡勝	(六〇)
鏡子	澤民	(六四)
生死線外	凌靜	(七二)
「十年」	堵述初	(八一)
「點滴」	張文麟	(八五)
編後	編者	(九〇)

本刊的回顧與前瞻

李芳蘭

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瀟湘漣漪半月刊在難產裏呱呱墮地。這的確是個難產的嬰兒；先天既不足，後天的營養更壞；結果，到現在還很柔弱。

我們辦刊物的初旨，並不是這樣。記得我在獻詞裏寫了這麼幾段；

「矛盾的心理狀態下，產生了懦弱，頹唐，無恥，苟安，屈服，一切沒有民族意識的「心死」種種；正因此，我們整個民族，更陷落在不可超拔的屈就帝國主義者恣睢暴戾之下了！我們常日熬受這種艱苦萬狀的鞭撻，蹂躪，至少應該有點掙扎——反抗也許不敢。

爲了保持最後的生命的存在，我們要掙扎，要從歧途徬徨的沒有民族意識的「心死」決然回復到熱烈的興奮的，英勇活潑的自我與自尊，自救與自存，回復到能夠掙扎，而且敢於反抗的情緒。因此纔產生了這個時代的文藝刊物。我們翹盼着文藝之純淨的生命力，朝着真，善，美的境地開拓，以熱和力來溶化冰樣空冷的情緒，而生同感，而使血液沸騰。」

「……純淨的，有生命力的文藝，確足以興奮我們的精神，作我們前進的戰鼓。拜倫的詩歌

燃燒了全希臘人群的情緒，沸騰了被壓迫民族的血流，開始着脫離土耳其的羈絆的獨立戰爭。

漣漪是個微小的浪沫，她能消滅於無形，亦能因風的震撼而成澎湃洶湧的浪濤。瀟水湘江中，自然有不少的漣漪起伏。我們企求着各方如風一般的助力，成爲不斷的，連續的，一個緊接一個的浪濤，有形，有力，有熱的情緒，沸騰的血，激昂的動態，產生建設的興奮的積極的意識。」

現在是整整的一週年了，把舊年的獻詞拿來和刊物對照，覺得離我們的初旨很遠，這自然不是簡單的問題，我們同人之不努力，固是責無旁貸，但也有許多不得已的原因，纔形成目前的狀態。

發起辦刊物的，是幾位女朋友，有職業，而且在六位中還有半數有兒女之累，在公私事務的餘暇，以全力推動時代文藝，要她由微波而成巨濤，那自然是不容易的。其次是經濟，我們爲了想不受絲毫拘束，想使她有絕對的自由，我們不願意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正因此，經濟情形便不很富裕，沒有豐富的資源作酬金和作廣告宣傳等辦刊物必須的條件。第三，瀟湘兩個字，便十足代表她的地方性，因爲是偏在內地的湖南刊物，一切印刷編輯技術，自然不能和文化，交通發達的平滬比擬；並且在湖南的作家，不一定能夠擠進中國文壇，請名作家撰稿，其難又是難於上青天。第四，剛剛創刊號問世的那天，個人便離湘北上了，留在湘中的幾位，不是公事忙，便是孩子病，沒有人負責，有限的經濟，自不能無限地應用，我們都不會推銷經營之術，在這種情況裏，我接連閱讀湘中來信，他們都主張停辦，記得在一個初冬的深夜，我坐在火爐旁，寫一封長

十頁紙的信，勸他們繼續振起餘勇。同時還匯去一點款子，纔勉強出到半年，終於停刊了。

因爲在定縣工作，有機會看見了孫伏園先生，後來問起辦的刊物，我告訴一些關於刊物的情形，孫先生很熱心，除樂捐二十元以外，還特別鼓勵我，同時在北方又找到幾位新同志，於是在四月復刊，並且改爲月刊。這樣，一個湖南的地方刊物，便成爲南北普遍的讀物了，尤其令我們高興和更加努力的，是深入民間。在城市裏，瀟湘漣漪的銷路並不如一般讀物，但我們的讀者多半是縣或鄉村的小學教師們，中學生及其他。這一點，我們認爲非常滿意，因爲從事農村工作的，應該注意農村大衆文藝之推動。

凡看過一卷的讀者，再讀第二卷，一定有個同樣的見解：「內容比從前豐富些，」——我們不能同歷史悠久的刊物較量，我們只把過去的和現在的本刊來加以檢討與對照。從這點上，便證實我們是在繼續不斷的努力，是始終忠實於我們的讀者。

在行將暴發的大戰前夜，帝國主義者除擴充軍備外，還加緊地，巧妙地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訓練並統制青年人的思想，利用文化作壓榨和掠奪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工具，這個時候，我們，這弱小的一羣民族，更應該利用文化來激盪反抗的熱情，築成一條精神的抗敵戰線！

今後本刊還是照着一貫的主張做，要做到像拜輪的詩歌那樣擅動大衆的救亡情緒，都能熱烈興奮的，英勇活潑的，反抗鬪爭爲止。

自然以我們的力量是不能推動這個偉大的使命的，我們希望和文壇的先進，讀者携手，在大家共同努力的條件下積極地做！

現在的湘江瀟水的漣漪，便是明日的澎湃洶湧的狂怒的海濤。

常談叢錄

知堂

今年夏天從隆福寺買到一部筆記，名曰常談叢錄，凡九卷，金谿李元復著，有道光廿八年陸建瀛序，小板竹紙，印刷粗惡，而內容尙佳，頗有思想，文章亦可讀。卷三「女子裹足」一則有云：「女子裹足諸書雖嘗爲考証，然要皆無確據，究不知始於何時，其風至徧行天下，計當在千數百年之前耳。女子幼時少亦必受三年楚毒，而後得所謂如蓮鈎如新月者，作俑之人吾不知其歷幾萬萬劫受諸惡報，永無超拔也。其實女之美豈必在細足，古西施鄭旦初不聞其以纖趾而得此美名也。滿洲自昔無裹足之風，予間見其婦女出行，端重窈窕，較漢之躡弓鞋步傾倚者轉覺安詳可悅，然則創此者真屬多事也。」裹足這件事真大奇，不知何以那麼久遠地流行，也不知何時才能消滅。計自南宋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年了，大家安之若素，很少有人驚怪，我看明末清初算是近世的思想解放時代，但顧亭林與李笠翁都一樣的贊成或是不反對小脚，可見國人精神之欠健全了。只有做那板橋雜記的余澹心稍表示態度，他在替笠翁寫的閒情偶寄序中本已說過：

「獨是冥心高寄，千載相關，深惡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獨愛陶元亮之間情作賦。」他有一

篇婦人鞋襪辨附錄在偶寄卷三中，開頭便云：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後又云：「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尙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已甚矣。」其次是俞理初，他有很明達的思想，但想起來有點可笑，在癸巳類稿卷十三裏有一大篇纏足考，却題名曰書舊唐書輿服志後。他簡要地結論云「弓足出舞利履，」說明道：

「大足利履，則履前銳利有鼻而弓。古弓靴履，不弓足。南唐弓足，束指就履鼻利處而纖向上。宋理宗時纖直，後乃纖向下。此其大略也。」又批判曰：

「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又出古舞履賤服，女賤則男賤。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大足時有貴重華美之履，徒以理折之不服也。」李君亦主張不裹足，其理由較爲卑近，曰：

「予謂當今不裹足殆有四善。從聖朝正大樸厚之風，無戾俗之嫌，一也。免婦女幼年慘痛之厄，二也。得操作奔走以佐男子之事，三也。提抱嬰孩，安穩無傾跌之患，四也。人奈何無卓然之見，毅然之爲哉。若以爲細故，則安民之政細於此者多矣，豈通論乎。」李君蓋深贊成滿人不裹足的風俗，所以第一條是那樣說法，他又猜想在清初當有過禁令，因故中止，說道：

「意必有明之遺臣在位者，持因循之說相勸沮，固謂爲閨闈閑情，無與於政治之大，遂亦聽任之也，斯人真可謂無識矣。」這所推測的並不錯，俞文中云：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之制，後又定順治二年以後所生女子禁裹足，康

熙六年弛其禁。」又據池北偶談卷三「八股」一則云：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執始於宋王安石，詔廢不用，科舉改三場爲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五經各論一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訖丁未會試皆然。會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請酌復舊章，予時爲儀制員外郎，乃條上應復者八事，復三場舊制其一也。尙書錢塘黃公機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請復三場及寬民間女子裹足之禁，敎官會試五次不中者仍准會試三事，皆得俞旨。餘五事後爲臺省次第條奏，以漸皆復，如寬科場處分條例，復恩拔歲貢，復生童科歲兩考等是也。」原來這都是漁洋山人的主張，恢復考八股文與裹足，他的筆記雜文雖還有可觀，頭腦可是實在不行，真可稱之曰無識。中國的文人與學者都一樣的不高明，即在現今青年中似亦仍不乏愛好細足者，讀余澹心愈理初的文章，殊有空谷足音之感，李登齋本無盛名而亦有此達識，更足使人佩服了。

常談叢錄記名物的文章亦多佳作，蓋觀察周到而見識足以副之。如卷四有「攢盒」一則云：

「祝允明猥談云，江西俗儉，果盒作數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盒。今予鄉尙有此，但同稱攢盒，不聞有子孫果盒之名。其盒之精緻者則不爲木格而爲紙胎灰漆碟，一圓碟居中，旁攢以扇面碟四五，或多至七八，外爲一大盤統承之，形製圓，有蓋，不用則覆之，髹畫斑斕，足爲供玩。中多設瓜子，貧乏家則以爍炒熟豆，所謂菜則乾鹽菜也。餘間充以不可食之果，如柏子梧子相思子之類，或亦用蘇州油蠟采飾看果數色，雕木具絕少。若富室則

糕餅果餌皆可食者，然亦第爲觀美，無或遍嘗焉，究何異於雕木哉。予性雅不喜此，爲其近於僞也。客至淪茗清談，佐以果食，即一二味亦可，正不貴多品，奈何使不堪入口而僅飫人目哉，斯已失款客之誠矣。婦女膠於沿習，雖相隨設之，意終未善之也」又卷六「鳥虫少」一則中云：

「連歲荒歉，百物之產漸見虧縮，至道光十四年甲午而極。屋脊墻頭恒終日無一禽鳥翔集，行山間二三里，或絕無飛鳴形聲，回憶少時林間池畔頡頏喧噪之景象，大不侔矣。水中魚蝦十僅一二，携漁具者每廢然空歸。凡春末交夏，入暮則蛙鳴聒耳，令人難寐，至此則幾於寂靜，火照漁蛙者寥寥。夏秋數月，蒼蠅叢嘅，盤盃羹飯爲黑，糞污器物密點如麻，至此則疏疏落落，一堂之內或不盈十。此數物者並不資生於穀粟，若蒼蠅又非可充人飽餐，而亦隨凶年而減少，殆於僅存，豈非天地生生之氣至此忽索然欲竭耶。」像這兩篇文章，在普通筆記裏也不大容易找到。攢盒各地多有，但只存於耳目之間，少見紀載，蓋文人所喜談者非高雅的詩文則果報與鬼怪耳，平常生活情形以及名物體性皆不屑言也。鳥虫少一節不但其事有意義，文章亦頗佳，如將這態度加以廓大，便可以寫地方的自然史，雖不能比英國的懷德，亦庶幾略得其遺意乎。近代亂讀清人筆記，覺得此類文字最不易得，李登齋的叢錄在這點上其價值當在近代諸名流之上也。

廿五年十月三日，在北平

南猿與北猿

陳衡哲

——證明環境與天才的關係——

湖南是我老祖宗的家鄉。我雖然從來沒有到過這個省份，但對於這湖波落葉的富有詩意的地方，對於那剛強有志的富有少年性的民族，我是向來懷着一種偏愛與景慕之心的。故此次當孫伏園先生代表瀟湘漣漪向我要求一點文章時，我就欣然的答應下來了。雖然在匆率之中，不能寫出什麼有系統的長篇文章；但我相信，編輯這刊物的青年女朋友們是一定能原諒我的。

在太古的時代，在人類尚未出現之前，有許多猿猴，生活在亞洲西南部的一個廣大森林中。他們是那時地球上最高等的動物。那森林的物產非常的豐富，所以這些猿猴們便飢食渴飲，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不料有一天，忽然天崩地裂起來。他們舉眼一看，只見一大堆山嶺忽自地面漸漸上升到天半。原來這現象乃是世界上的那個最高山脈，叫做喜馬拉耶山的誕生。

這喜馬拉耶山誕生之後，那一羣猿猴便被隔分為兩大派：一派叫做南猿，一派叫做北猿。那南

猿仍和從前一樣，生活在那豐足的自然環境中，飢食渴飲，絕對用不着自己去努什麼力。但北猿的環境却與前不同了，因為那個高峯插天的喜馬拉耶山此時已將那南來的風雨阻隔，于是山北的一大片森林，因失了雨露風日的滋育，也就日漸枯乾，以至于死亡。北猿此時驟然失了憑依，彷徨四顧，無以為生。他們中間的笨的，呆的，不肯努力的，便都餓死了。所留下的，却是那少數聰明而能與環境奮鬥的猿猴。

這些聰明而肯努力的猿猴們，靠了對於那不良環境的奮鬥與征服，竟把自己的天才淬厲發揚起來。這樣，一個向文化方面推進的好圈子便開始了：小天才征服了小環境——激刺了那含蓄未伸的較高天才——環境淬厲這潛在的天才——這天才對於更惡劣，更有力環境的征服。結果是這羣曾被天然妨害了生活的猿猴們，最後竟離棄了那森林的生活，而成爲穴居的似人動物。他們便是人類的始祖。他們回看從前的同羣——現在的南猿——見他們仍是渾渾沌沌的，一點不懂得努力，不覺可憐他們起來，覺得真有點像天上看地下了。

我們因此可以明白，不良與不幸的環境乃是成就天才的第一條件；而環境的改進和文化的產生，却又須看那天才的是否能得到一個嚴重的淬厲。有志的青年們，我們願意做那處于優良環境的南猿呢，還是願意做那被環境磨折的北猿？還是願意做那被惡劣環境所淘汰的笨猿懶猿呢，還是願意做那與環境奮鬥的聰明猿？

廿五，九，十五。于北平。

博野行

孫伏園

定縣是一片平原，境內連土堆般的小山也沒有，就有也只是幾個小山般的土堆。河流大小雖有幾條，毛病却在太淺。所以山不高，水不深，恰好造成了一片平原的兩大特徵。

在這一片平原的上面，罩着半圓米色的雲天。秋葉還沒有落盡，柳樹梢頭綴着一撮一撮嫩黃的枯葉。如果心頭沒有剛過三個月的炎暑做着背景，一個人從半空中掉下來，對着這些嫩黃的柳葉，誰敢斷定而今準是初冬不是初春！昔人咏殘月詩有云：「榮落何相似，初終卻一般。」因為殘月是很像新月的。其實殘月和新月還容易分辨，借這兩句詩來形容柳樹的新葉和枯葉是再適切也沒有了。

但從半圓米色的雲天裏，竟飛下一陣陣的粉片來。這初雪真是叫人認識初冬的旁證，叫人不爲榮落相似初終一般的柳葉所迷惑的警告，叫人即刻回憶三月以前的炎暑而對於初冬存着一腔渴望的徵兆。而領略這旁證，接受這警告，觀察這徵兆的，就是從定縣出發，車馬結成一小隊，緩緩在田間行進，向博野縣作八十里小旅行的我們。

我們這一小隊的基本隊員一共是五個人，連着趕車的和管馬的卻是十個人。十個人當中，只有我和菊農是南方籍，我們倆恰好同坐一輛轎車。

『你怕暈不怕？我想坐外面！』我在上車的時候先和菊農這樣商量著。我是受過轎車的教訓的。『你以為坐裏面會暈嗎？那麼我坐裏面好了，你跨轅兒。』十歲上下到北方的他，和二十歲上下到北方的我，在這裡便明明的顯着不同了。

我們一路鑒賞風景，討論人事，批評上下古今。我跨着轅兒，雖然口舌和在家裏一般活躍，身體的其他部分是能不動便不動的；而我們的哲學家在車裏面，却甚麼也能操作，只差沒帶一副筆硯來伏案著書。一會兒拿出烟匣兒來了，我們一人各取一枝；一會兒打開水果筐來，取出平果細細的去皮了，我們一人又各得半枚。我深恐他的頭碰着車壁，他的刀削着手指，而他則行所無事，膝上還攤着一本『雍正劍俠圖』一目十行的看去。人人知道瞿菊農是以一個少壯哲學家投身平民教育運動，他於哲學書無所不窺，他於平民教育有甚多貢獻，但是除了極熟的朋友，誰也不知道他有愛看武俠小說的癖好，他的牀頭小書架上儘是一元美金一本的偵探小說。就在旅行的時候，他也忘不了『雍正劍俠圖』一類書籍。

一個是自然，一個是拘束；一個是活潑，一個是僵弱；除了北方化的淺深以外，一個是懂得生
活的人，一個卻不了解甚麼叫及時行樂：這便是我們的一組兩個人的寫照。此外的三個人，霍六
丁是一位孔武有膽的縣長，正如我們放着馬不騎卻老坐在車中一樣，他總是老騎在馬上卻讓車空

着。他的名言是：「一個人總是要騎馬的，那有放着馬不練的道理！」這話說得我們不能不技癢了。菊農的坐車技術固然高出我萬倍，論到馬術我們倆卻是伯仲之間：我們的辦法是讓空車慢慢的在馬前走，替我們關着大門，以爲我們的馬決不會捨了車路往兩邊跑的。但是不知甚麼時候進來的，大概我們太不留心罷，我們這位熱心提携後進（當然是馬術上的後進，若論年齡，他比我們年青得多）的縣長，竟在我們的車馬之間發現了。他的第一步工作是把我們的車偷偷的轟開，就是說把我們的大門打開了；因爲有他的馬在前面，一方面又因爲我們騎在馬上也許有些戰戰兢兢，竟沒有注意到這件門戶開放政策之實施。於是他的第二步工作緊接着來了：不隄防的在他自己的馬後一鞭，即刻把馬頭拉向車路以外；這時我們才覺悟，不但霍六丁取得了我們的領導權，霍六丁的馬也取得了我們的馬的領導權；於是霍六丁的意志直接影響於他的馬，間接影響於我們的馬，更間接影響於我們；欲罷不能四個字的意義這時候我們才澈底明白了。小時學鞦韆，後來學游泳，都會有過這種經驗；被名師點授確有特別痛快之處，何況六丁不僅是名師而且是導師：他自己以身作則，常常勇猛得滾下馬來，眼鏡掉了即刻檢起，一身灰土並不就擲，說得遲那時快，一躍身就上了馬，很很的策上幾鞭，如飛一般的又前進了。

河南百泉鄉村師範李校長崇武是六丁的好友，碰巧他到定縣來參觀，我們邀他同上博野。還有一位是平教會首批下鄉的老同志李景漢。景漢是幽默家，人家找到他的時候他是幽默，人家不找到他的時候他只是默。他的馬術在水平線上，他的乘車更是如在平地；我們一上了路，第一個不見

了的便是他；他甚麼也不求人，同時還有他那社會調查的性習，何必擠在大隊裏頭有說有笑，反把他的工作耽誤了？這個「默」字不但解作不聽見他的話，而且解作不看見他的人！崇武更武了，初冬季節他患着重傷風，身上有熱度，但是年齡他最少，名實都推他最武。我們至多不過騎馬乘車兼有而已，他於騎馬乘車之後，還要買餘勇，穿着皮袍走道，替車夫鞭騾子，徒步十餘里，出大汗一身，以療重傷風。

一直到了大辛莊，我們五個人纔相聚。大辛莊在定縣往博野的中途。從定縣城內到博野的北楊村，中經十四個村落：大漲村，小深河，西建陽，東建陽，北齊，北旺，大辛莊，小東莊，八村屬定縣；王穩，建安，兩村屬望都；西佛落，東佛落，西伯章，東伯章，四村屬安國。大辛莊在定縣的邊境，旁邊的小東莊是小極的了；因為是中途，所以最適宜於打尖。再往前行，只有西伯章是比大辛莊還要富庶多多的村落，那兒離北楊村已近，沒有打尖的必要了。在打尖的時候，六丁做了許多工作，他和村人相處如一家人，他能了解的苦樂，村人也能對他陳述自己的苦樂。我則在旁賞鑒這縣長，這百姓，替他們照了好些相。等到經過西伯章的時候，我們一心希望早到北楊村，雖然市上挂着「滿漢茶食，八寶糟糕」的金字招牌，房屋建造的喬皇富麗也不是久處定縣的我們所能想像，總引不起我們二次打尖的興味了。

北楊村的四存中學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在那里過了兩宿。張校長桐軒是一位現代化的顏習齋先生，我們欽慕多年，一見便同老友。他的新教育方案在四存中學試行已到第二年的中途，成績

顯然是超卓的。他把整日二十四小時均分爲三節，八小時堂內教育，八小時堂外教育，八小時睡眠，所謂三八制。堂內教育的特點在將「教學合而爲一，講習同時並進」，每一課程需時八十分，此外別無自修，這就是所謂段制。堂外教育連種地，磨麵，買菜，燒飯，守夜，受軍事訓練等等都在內，總之除堂內教育及睡眠以外，凡生活所必需的一切，無不規定程序由學生動手操作，學校以內無一工人。我們從外面來的，宛如住在一個大家庭裏，也如住在一個大營盤裏。張校長陪我們談天到夜間十時以後了，忽然聽見守衛在窗外警告，問我們爲何還不熄燈。張校長代我們要求延長十分鐘，並對我們說，這不是特別優待我們，而是校中的通例，教員因改文課，也有要求延長到二十分的。午夜二時我們又起來參觀守衛，見學生在房頂上的霜風凜冽中向校長致敬；未睡以前我們往教員室作普通拜訪，中途也被學生叫住問口令；和第二天張校長請我們在操場對全校學生講演時的整齊嚴肅的情況；這許多印象直到歸途中我們大家還深深的留着，我想就到了十年以後也是不會磨滅的。

二十二年舊稿，二十五年續成。

大鼓詞選

民衆文藝二集

席徵庸編

定縣平教會出版

價洋一元

西瓜皮

冰瑩

(一)

「福仔子(註一)今天拾得有破皮鞋沒有？」

補鞋匠王老四，每次見到整天垃圾堆裏過活的福仔子時，總是這樣問他。

「嗯，不說沒有，就是有，再也不賣給你了。」

福仔子的嘴裏正在咬着剛才在李公館門口那個小垃圾桶裏拾來的西瓜皮，他像小狗咬着一塊肥肉似的那麼津津有味，流着亮晶晶的口水，像冰條似的。

「爲什麼不賣給我？」

「……………」

福仔子只是咬着西瓜皮，連理也不理，一隻蒼蠅飛在上面，要不是牠飛得快，一定會被貪吃的孩子吞下肚裏了。

「福仔子，你說，爲什麼不賣給我？」

王老四簡直活像一個法官似的那麼凶惡地追問福伢子。

『你媽的，老子（註二）不賣給你就不賣給你，還有什麼理由可說，一雙好好的皮鞋，只賣三百錢，那裏有這樣便宜的事！』

『哼！要是一雙好好的皮鞋，你媽爲什麼不留着穿！小雜種！』

『肚子要緊呀，大雜種！』

福伢子已經把手裏的西瓜皮都吞進肚裏去了，一雙黑炭似的手，在那件比抹布還破爛，還骯髒的短衣上擦了幾下，清得像水一般的鼻涕，猛然地流了下來，他滿不在乎地用手橫揩了一下，却不料那個沒有良心的王老四，突然『吧』的一巴掌，重重地落在福伢子黃瘦的臉上，他大大地怔了一下，臉上感到熱辣辣，麻痛麻痛的。

『你媽的，爲什麼打老子？』

福伢子緊握着拳頭，對準王老四的駝背揮去，對方迅速地偏了一下，誰知落了個空。

『你敢罵我大雜種，好大的狗胆！』

『你敢罵我小雜種，好大的豬胆！』

『好！好！福伢子回得好，你不要怕駱駝，我來幫你的忙。』

這是福伢子的伙伴——王三保，這時正替他的父親推車子回來。

兩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和那個三十多歲的鞋匠駱背公（孩子們老是叫他駱駝）打做一團，旁邊

圍着許多人看熱鬧，倒是唸佛的王奶奶大發慈悲，連忙放開嗓子大聲叫着：

『福仔子的娘呀，快來呀！你兒子給人家打死了！』

可是，奇怪，那個福仔子的娘，守了十年寡的毛大嫂，始終不見她的影子出來。

『呀！出血了！福仔子的鼻孔打出血來了！』

幸而三保的父親趕來，扯開了駝背，在自己孩子的頭上打了一下。

『混蛋，你剛回來爲什麼也要加入？』

『我要幫福仔子的忙。』

三保大胆地回答着。

『幫忙，你又不是他的——』

『我打抱不平，爲什麼人家總是欺負福仔子！』

『唉！』唸佛的王奶奶，深深地嘆息了一聲，她同情「沒爺崽」的福仔子，不過她有時也很討厭福仔子，爲的他太野蠻，常常喜歡和人家打架，搶東西吃，最不乾淨的是吃西瓜皮。王奶奶常常看到許多蒼蠅圍在上面嗅了大半天的西瓜皮，只要被福仔子看到，總是拾起來就丟進嘴裏，他母親也罵過好幾回，但他總是不聽。

『這樣的大熱天，吃了蒼蠅嗅過的西瓜皮，一定會生病的。』

三保的母親也曾警告過福仔子，但他的回答，總是硬硬地四個字：『肚子要緊！』

(二)

當毛大嫂提着塞在籃子裏的一條小凳，幾片破布，拖着沉重的脚步，從油榨巷的斜坡上回到家裏時，福仔正在肚子痛得打滾。

『媽，媽呀！痛死我了！』

『大嫂，今天補了幾雙襪子？』

有誰在後面叫她。

『呵，原來是文姑娘，今天襪子倒補了不少，只是那些野蠻的北兵倭子，拿着補好的襪子不數錢就跑了，你看氣人不氣人！』

『媽呀！趕快來呵！我——我痛——死——了！』

這次毛大嫂可聽出那悲慘的聲音，是誰發出來的了。連忙把籃子丟在門邊，走近牀板去摸他的孩子，因為眼睛在太陽光下晒得太久的原故，所以走進房來黑洞洞地看不十分清楚，竟把福仔子的脚當做頭敲了一下。

『鬼仔子，你何事的？（註三）』

『肚——肚子痛——唉喲……』

『要你好好的在家把那些碎布洗乾淨，把房子掃一掃，你偏偏要跑去鬼混，遭雷打的，你這樣不聽娘的話，將來一定討不得好死！』

嘴裏雖在罵著，心裏却難過萬分，孩子在兩天前就喊肚瀉了，自己還以為他是故意裝的，肚子痛，也許又是吃多了西瓜皮。

『要痛就厲害一點痛吧，痛死了也好，免得我……』

說到最後一句，毛大嫂的喉管像有東西塞着一般，梗住了。自從丈夫死在外面之後，十年來，不知受了多少艱難辛苦，受了鄰人幾多閒言冷語，好不容易才把孩子帶到這麼大；如果真的一旦有什麼變故的話，不但毛家的香火絕了，就是我這條沒人管的賤命，難道還活得成嗎？

眼睛一熱，兩顆晶瑩的淚珠，便掉在福仔子的臉上，她右手替他摸肚子，左手按一按他的額角。啊呀，怎麼的？出了一身大冷汗，嘴唇也變成紫色了。

『媽！解——手——我——要解手。』

福仔子已沒有說話的氣力了。

『起來，我扶着你去。』

毛大嫂看到孩子的病，突然嚴重起來，心裏非常着急，而聲音也自然而然地輾下來了。

『馬——馬——桶——』

像放屁似的聲音響了幾下，福仔子等不及媽媽提馬桶來，便癱在那床破得只有一半了的篾席子上了。

『該死的，這麼大了，還要娘來洗尿褲！』

毛大嫂忍不住又罵了一聲。

她連忙倒了一盆冷水來給孩子擦了屁股，正在洗褲子的時候，又聽到孩子在哇哇哇的嘔吐了。床上，地下，吐滿了碎塊的西瓜皮。

『鬼仔子，看你下次還吃西瓜皮不？瀉得好，吐得好，要大病一次才曉得功夫！』

『大嫂，你回來了嗎？剛才福仔子給駝背鞋匠打出了鼻血呢。』

三保的母親，聽到毛大嫂的聲音走過來了。

『管他，給人家打死了也好，橫豎是個沒有用的東西。』
她故意罵給孩子聽。

『瀉——瀉——媽呀——又——又瀉了！』

黃濁的像稀粥一般的屎，又撒滿了一床。

『唉！大嫂，福仔子在喊瀉肚呢。』

『不曉得他今天碰了什麼鬼，上嘔下瀉，出冷汗……』

『該不是霍亂症吧？』

『一定又是吃西瓜皮吃多了。』

『如果是霍亂症，就不是好玩的，你要趕快請個郎中（註四）看一看。』

『唉！王大嫂，看有什麼用呢？橫直沒有錢吃藥的。』

說着，眼淚又掉下了，要不是孩子天天餓着肚皮，怎會去垃圾堆裏找人家丟掉的，被蒼蠅吃剩了的西瓜皮來吃呢？明知今天孩子的病不輕，但手裏整個的財產只有剛才補襪子掙來的十個大銅板，這一點能請得起醫生嗎？

她第七次倒水替孩子洗屁股抹蓆子時，猛然地望到孩子的臉瘦得像骷髏一般，簡直祇剩一張皮包骨了，眼眶也深深地陷了下去，她再按一按他的脈，不覺大大地驚訝起來。

『大嫂，你來看，孩子沒有脈了呢！』

正站在門口等候三保回來吃飯的王大嫂，忽然聽到毛大嫂在叫她，連忙跑去床前看福仔子，首先以手摸摸他的頭，然後探一下左手的脈。

『唉！病不輕，出冷汗呢，男左女右，幸喜他左手的脈還好，不過跳得太慢。你還是去請居士林的王鬍子來看看吧，窮苦的人，他是可以送診的。』

『唉！那裏有錢買藥呢？』

毛大嫂的心，像刀割着一般地痛，眼看到孩子的病一刻比一刻嚴重了，如果真是霍亂症，他還有好的希望嗎？

『你還是去找王鬍子吧，大嫂！買藥時如果少了錢，我們大家來湊一湊吧。』

毛大嫂感激得無話可說，熱淚像一條止不住的溪流瀉了下來。

三保來喊他媽媽回去，猛然地望到毛大嫂在罵，微微地吃了一驚：

『毛伯母，福哥呢？』

毛大嫂說不出話，只把嘴吧往福仔子躺着的地方一呷，三保立刻跑了過去。

『福哥，何事的？鼻子還出血嗎？』

『三保——我快——死了呢。』

三保突然一陣心酸，眼睛濕濕地，淚珠幾乎要掉下了。

『不要遲疑了，大嫂，你立刻去找王鬍子吧。』

王大嫂說着，不久便帶着三保回家吃飯去了。

毛大嫂搬到妙高峯來住，整整地十一年了，所有的鄰居，除了王大嫂同情自己的境遇外，其餘都是不理，理她的，也無非說些令毛大嫂聽了非常不高興的風涼話：

『年紀輕輕，帶着孩子守寡幹什麼？倒不如嫁了痛痛快快！』

哼！嫁？好容易，有錢人不要你，沒錢的娶不起，到了別家，還不是一樣要靠自己一雙手賺錢！而且帶着孩子出嫁，別人待你好，未見得會待你的兒子好。唉！苦命，就讓他苦到底吧。

毛大嫂是愛她丈夫的，爲了他的死，曾好幾次要自殺，但眼睜睜望到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在身邊，又不忍離開他死去。如今，唉！如今也許孩子要忍心離開她了。

(三)

第二天，恰是陰歷的六月初一，王奶奶特別起得早，剛打開門，就聽到一陣悲慘的哭聲。

『毛大嫂，福丫子的病，昨晚好了一點嗎？』

王奶奶臉也沒洗，立刻走了過去。

『我的崽，我的心肝——你要回來和娘一同去，……』

『毛大嫂，福丫子怎麼了？』

『是娘害死了你呀，我的心肝！別人的孩子有飯吃，有衣穿；我的崽天天餓着肚皮撿西瓜皮吃，心肝！這世你跟着娘受盡了苦，你到下世做好人！崽。』

毛大嫂只是一聲長一聲短地，在那裏哭個死去活來，漸漸地門口站滿了看熱鬧的人。

『唉！昨天還是好好的在和駝背鞋匠打架。』

『該不是受傷了吧？』

『西瓜皮太吃多了，是霍亂症。』

『唉！誤死的，完全是誤死的！如果昨天聽我的話請了王鬍子來，一定不會死的！』

王大嫂氣喘喘地擠開了衆人，跑進裏面去。

『大嫂，不要着急，看還能得救嗎？』

毛大嫂突然停止了哭聲，拼命地將頭往床板角上一碰，立刻裂開了一條大縫，鮮血像噴泉般射了出來，王大嫂連忙緊緊地抱住了她。

『大嫂，你要保養你自己，撞死了，他也不能轉來的呀！』

外面又起了一陣嘈雜聲！

「唉！窮人是不能病的，一病就只有死。」

「孩子死了，她怎麼辦呢？」

「恐怕連板埋都沒有吧？」

「可不是？毛大嫂兩天沒有煮飯吃了，福伢子要一件乾淨的衣裳屍都沒有。」

「唉！可憐！」

「唉！唉！太可憐了」

黃昏，推貨車的王承貴和拉洋車的王子仁，輕輕地抬着用五塊板釘成的木盒子——福伢子的棺材。向大橋後面的坟山走去，三保提着毛大嫂補襪子用的那隻籃子，裏面盛了些線香紙錢之類，眼睛紅紅地，低着頭，跟在棺材後面默默地走着……

夜的羽翼覆在大地上了，嗡嗡的蚊子，開始了牠們的工作，毛大嫂的哭聲由淒咽而微細得聽不出了，她已經暈倒在福伢子躺着的床上。

巷子裏擠滿了乘涼的男人女人，但他們都沒有往日的熱鬧了，誰都望着毛大嫂的門口空着的那兩個位置嘆息。

「註一」長沙人呼某某孩子爲伢子，無論男女都是一樣。

「註二」老子即自己尊稱的意思。

「註三」這也是長沙的土話，就是「怎麼的？」

「註四」郎中即醫生。

父子

日 昌

八點了，趙仲老從夢裏醒來，一睜眼，床上只他一個人了。伸手擦開帳子：三姨太太正對着鏡子擦粉，仲老乾咳了一聲，她轉過頭來看了一看，毫無表示的又轉回頭去繼續她那「修容」的工作。在面部薄薄的均勻的敷了一層香粉以後，又在兩頰上塗了兩塊「健康色」。這時仲老已經穿好衣服走下床來了，走到三姨太太面前，正在那塗着健康色的部分扭了一把，同時嘴裏發出似笑非笑的，

「哈哈……」

女的似乎有些怒意的把男的一推，又罵了一聲，「老東西」！男的却在女的推他的當兒把她的手抓住了。吃力的握緊了那一隻纖小的嫩白的手，吃力的握着牠搖擺了幾下，狠狠的一拋才鬆開了。隨手又在那健康色上扭了一下，才轉過身去預備向外走。背後女的又罵了一聲，「該死的老厭物」！男的却沒有再回頭，也沒有再作聲，仰着頭一直走出去。這幕短短的喜劇也就閉幕了。仲老由臥房走到外間，臉水已經打好了，他刷了牙，洗過臉，順手端起擺在桌子上的茶，呷了

一口，從茶盤裏拿起一枝呂宋煙，燃着，含在嘴裏，把那支單人坐的沙發推了一下，坐下去。剛一坐定，臉上就露出一付笑容來，昨晚的快樂，光榮，還留在他的心頭，只覺得全身暢快，舒適，和躺在溫熱的澡盆裏的一樣。

報來了，他伸手拿過來，展開一看，第三版上用頭號字排標題的第一條新聞便是：

『昨晚盛會

×委員長歡宴×特務機關長×××

席間定趙仲甫任合作委員會主席

(本市消息)××××委員會×委員長昨晚歡宴×特務機關長×××，並約×××……作陪，

席間並討論合作委員會事，當即決定任趙仲甫爲主席，至九時賓主始盡歡而散。』

這條新聞之後便是仲老的四寸半身像片，半圓形的便帽和對花馬褂中間夾着一張圓圓的臉，上唇上邊一條弧形的深黑色的濃粗的線，那是短鬚。兩頰的豐滿的肉幾乎要墮下來。雖然兩隻眼睛似乎嫌小一點，却也減不了他的「福相」。

像片之下是簡單的履歷，寫的是：

『趙振中字仲甫，河北××縣人，現年五十二歲，清末科舉人。鼎革後曾一度赴日，歸國後歷任直隸省議員，外交部秘書等職。去冬××××委員會成立，任委員，現內定任××××委員會合作委員會主席。』

仲老看着這條新聞和自己的像片與簡易履歷不自主的笑了。這笑是由衷心的快樂發出來的。他看着報紙上一個一個的字變成了一張一張的笑臉，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各色的人，都在用着羨慕的眼光望着他。他醉了，他被光榮與快樂融化了，昨晚餐會上的一幕又在他腦海裏映出來。

在昨晚的餐會上他太得意了！他雖然只是一個委員，可是特務機關長對他比對委員長還注意。特務機關長的坐位離他很近，不住的用着語法雖然不錯而聲調總有些不自然的中國話向他問長問短，他也唯恭唯謹的竭誠回答，在言談之間還不時流露出對特務機關長的欽佩與自己極願效勞的誠意來。同座的人雖然有的對他露出一點不屑的神色，有的却投射來了羨慕的眼光。特務機關長對他滿意極了，席終時用着三分提議七分命令的語氣向委員長說：「發表趙仲甫做合作委員會主席！」委員長當然是無條件的接受，他的主席的地位就這樣拿到手了。

這件事情的成功使他對於他自己的政治天才與經驗更增強了自信，他自信少年時的詩云子曰沒有白念，過去幾十年也沒有在宦途白跑，勝利畢竟是他的。他的政治哲學是使得的，不但是使得的並且是成功的。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能打天下，必須附着在一個勢力上才能營政治生活。既然要附在一個勢力上，這個勢力就必須在當時是最大的，最有力量的。共和黨勢力大，就加入共和黨，安福系勢力大，就混進安福系，現在是××的勢力大，就拉攏××。這不是躡營，這是營政治生活必要的手段。他還知道政治和商業一樣，要想成功須基於互惠，××要的是實權

利益，就給他們實權利益，他們自然也就會答應對方的要求。是應用了這個原則，他取得了××××委員會委員，是應用了這個原則，又取得了合作委員會主席。

一陣漸近的脚步聲把他從回憶的遐想喚醒來。脚步在他面前停止了，走近他身旁的是一位二十歲上下的青年，結實的身子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絲絨袍，手裏拿着一捲東西。這是仲老的第三個兒子，三少爺，一個初入大學的學生。

他走到仲老面前，身體微微向前一屈，隨即叫了一聲：

「爸爸！」

仲老抬起頭來，「唔，什麼事？」

「昨晚李德如叔來了，好像是有什麼事，因為爸爸不在家，他坐了一會就走了，說爸爸回來時給他打電話。」青年用着在課堂回答教師的問題時的語調，響亮的作了一個簡單的報告。

等仲老說了一聲「好」，青年轉過身去就要向外走，老者又問：

「做什麼去？」

「到學校去。」青年又轉回身來回答。

「今天不是禮拜嗎，不用去了。」仲老又說。

「不，學校今天還有事情。」說了這一句，也沒有再等父親說話，青年轉過身去竟自走了。

仲老看着青年走出去，心裏又是一個樂觀的念頭：「將來能保持家聲，承繼自己的事業的，就

是這個孩子！」

他的思想轉到自己的家庭兒女上去。

仲老有三男二女，都是大太太的，二姨太太和三姨太太都無所出。兩個女兒都出嫁了。雖然仲老是在政治舞台上成功的人物，他的女兒們却似乎不了解他的偉大，還不如外人親近，除了有時來望望大太太以外，平常簡直連門都不進。自然這也難怪女兒，兩個女婿都和他談不來，夫婦的感情超過父女的感情，女婿不來，女兒也就不來了。兩個女婿也忒怪些，仲老有這樣大的勢力，而兩個女婿偏不巴結他。其實他們若有什麼要求，如謀事之類，仲老還能不答應？就如現在仲老作了合作委員會主席，他的女婿們若來謀事，至少還不給他們支薪而不做事的秘書？他們不來，也就難怪仲老，仲老是用不着他們的。

由女兒想到大男兒，咳，真傷心！四年前在天津被土匪綁走了，要二十萬贖票，自己稍一猶豫，就撕票了。惹得大媳婦同仲老要死要活的鬧了整整的一個月，回到娘家不再來了。聽說現在又入了學校，其實那是入學校，還不是找機會和野學生勾搭！若是大兒還在，決沒有這種沾辱門庭的事！並且大兒雖然是老實些，可是假如現在還活着，一定可以幫仲老很大的忙。然而死了，並且是被土匪殺死了，萬惡的土匪！

由大兒順序想到二兒，那沒出息的東西！現在是二十五六歲的人了，整天一點正事不幹，在外邊不是嫖就是賭。在外邊胡鬧也罷，還同二姨太太胡調！時常兩人一同出去，一晚不回來，仲老

不能過問。一問，他們就理直氣壯的回答「母子嗎！母子們還不能一同出去玩玩？」是的，母子當然可以一同出去玩玩，但是他們不只是母子的關係呀！什麼關係？仲老不能說出來，只能把氣悶在肚裏！

兩人在外邊玩也好，住也好，反正仲老不問了，有時還在家裏！一次，晚上仲老回來要到二姨太太房裏去睡，走到房前，裏面的綠燈亮着，兩個人在嬉笑。仲老聽出是二姨太太和二少爺，想自己悄悄的走開，可是始終壓不下這口氣，硬走進去。房裏的燈大亮了，二姨太太睡在床上，二少爺立在床邊，衣服還沒有穿好。仲老氣得喘不過氣來，呆了半晌，才向兒子罵道：「你在這裏幹什麼？不要臉的東西！」一面罵一面想劈頭打他幾下，手還沒有抬起來，二少爺早溜出去了。仲老的氣頭剛要轉向二姨太太，她的却先來了，先發制人，比仲老還兇，要和仲老打，又要仲老把她弄死。仲老沒法，氣憤憤的走出來，要到三姨太太那裏去。一出房門，就聽見二姨太太一面罵着一面喊：

「梅香！」

小使女來了，二姨太太吩咐道：

「去請二少爺！」

三姨太太是好的，雖然也有時一晚不回來，在家時總是規規矩矩的。從來不理二少爺，對底下人也不苟言笑，終日表現的是規矩，莊重。

三姨太太好未始不是因爲三兒子好。趙家的一點正氣完全是由這個三兒保持着。他有少家主的樣子，他對仲老，大太太，二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少爺以及底下人都有適當的態度，因之一家人也都對他好。大太太和仲老愛他，三姨太太敬他，底下人尊他，二姨太太和二少爺對他莫可奈何。他是趙家的一棵松樹，他的風格照耀着趙氏的門楣，他是趙家的一株蓮花，他的清香貫注着趙氏的家室。因爲有了他，外人對於仲老的家庭才有更高度的敬重，因爲趙家不只有仲老一人，下輩還有一個「千里駒」。因爲有了他，家中的人才不敢過分的胡鬧，大體上總得規規矩矩，二姨太太和二少爺是例外。

三兒的背影在天井的西南隅的門洞前消失了，接着出現的是聽差錢瑞，後面是昨晚訪仲老不遇的李德如，多年的老友，經仲老一手提拔起來的現任×××委員會情報處科長的一個人。仲老看清了是德如，一面要起來打招呼，一面驚訝他爲什麼一直走進臥房來。走近了一看他滿面露着驚慌的神色，仲老又茫然了，沒有開口。德如走到仲老面前，也沒有寒暄，第一句就是：

「仲老，事情不好！」聲音有些抖顫。

「什麼事？」仲老莫明其妙的却也有些驚慌。

德如一下坐在沙發上，抹了一下前額，雖然那裏並沒有什麼，開始說：

「學生今天要鬧事。」德如剛說完一句話仲老就叫出來：

「什麼？學生要鬧事？」臉上現出異樣的表情，是憤怒，恐懼，驚慌混合情緒的表現。

等仲老靜下來，德如又繼續的說：

「是的，學生今天耍鬧事，委員會中已經知道了，可是委員長還不知道，他們也不打算告訴他。學生們的口號是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其中還有仲老，聽說說不定他們還要真的動事，請仲老趕快想主意！」

「這事來的太突然了，我沒有什麼主意。」仲老說，聲音非常低，似乎喉嚨裏有件什麼東西塞着，使他不能高聲。

一陣沉寂暫時統治了一切。

「劉金聲何文玉他們打算怎樣辦？」是仲老在問。

「他們也沒有什麼主意，只說派警察和軍隊到街上去鎮壓，不行就開槍。」

「也好，但是個人的居處安全呢？」

「那，他們倒沒有說。」

「混蛋！他們的公安局長和憲兵司令怎樣當的？到這時不管這些人了。」仲老生氣了，立起來就向外走，德如，錢瑞，跟在後面。

他們走進客廳，仲老一把抓住電話耳機，急叫：

「東局×××」

裏邊的回音是「有人叫着，等一等。」他又繼續叫：「東局××……東局×××……」結果

也是一樣。他把耳機一拋，罵了一聲「混蛋」！向德如看了一眼，用手一指電話機，發出命令似的一句話：

「叫公安局！」

經過德如和錢瑞幾度的嘗試，公安局的電話終於叫通了，仲老去說話。

「喂，你公安局嗎，我找劉局長。」

「」

「怎樣？劉局長不在？我找魏秘書。」

「」

「魏秘書也不在，找王科長。」

「」

「噔」的一聲仲老把耳機放下。焦急憤怒凝成了一團，把仲老包在裏面，不知是在咀咒，是在怒罵：

「混蛋，一有事都跑了，我看你的局長還當幾時？」

「再叫憲兵司令部，」仲老又一道命令。

憲兵司令部也和公安局一樣，負責的人早已走光了，是和軍警一齊出動了，還是逃跑了，這裏

不知道。但是當德如把叫電話的結果報告給仲老的時候，仲老並沒有發怒，他低着頭在屋裏來回踱着，似乎在沉思。忽然抬起頭來，叫了一聲：

「錢瑞！」

錢瑞就在身旁，高聲的呼喚使他吃了一驚。德如也轉過頭來一看，兩人同時急問「什麼事？」

「往××大學打電話，請三少爺。」

錢瑞走到電話機旁，一會又轉到仲老面前說：

「××大學電話斷了。」

「你去找他！」仲老緊接着說：

錢瑞出去了，仲老仍然低着頭來往地在房裏踱着，他似乎已經看見他的親愛的兒子站在學生的大隊裏，在遊行了。他對於學生運動懷着特殊的不安的情緒。十七八年前他正在外交部做事，一次學生運動起來了，便是所謂「五四」運動，學生們把他的部長痛打了一頓，因為那時他還不甚知名，沒有遭難。現在他聲望大了，地位高了，學生運動又起來了。對象却似乎就是他，而這些學生之中就許有他的兒子！

腦子一轉，他又彷彿看見他的三兒站在他的面前，倔強的說：

「無論如何，我不能承認這婚約的！」

「父母大於天，你不要我給定婚，與我脫離父子關係！」仲老自己臉上的青筋都跳起來。

「爸爸隨便吧，我寧可失掉爸爸也不能葬送自己的自由。」三兒說完，轉身走了。

這是三年前仲老爲自己的「門路」，與實業部高司長攀親，想使自己的三兒與高司長的四小姐定婚時，父子演的一幕，仲老這時又想起來。三兒雖是一個正經的孩子，也是一個頑強的青年呀！他又憶起去冬他就了×××委員會委員後，一日談話中，他的三兒對他說的那一句話：「爸爸若一味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父子也許有一天會成敵人呢！」

「父子也許有一天會成敵人呢。」仲老現在玩味着這一句話，難道現在他們父子真的成了敵人了？親愛的殷望的三兒也在學生的隊伍中喊着「打倒……」仲老不敢往下想，不能往下想了。

錢瑞回來了，滿頭是汗，喘着氣向仲老說：

「街上滿是人，真是人山人海，成千成萬的學生排着隊在街上走着，扯着嗓子的『打倒』這，『打倒』那。排頭拿着號筒領頭喊的就是三少爺，我不敢走近他。大隊向我們這條街上來了，可是現在還沒有走到，我跑的快，『先回來了。』」

仲老聽到這裏，頹然坐在沙發上，像由千尺峭岩墮到萬尺深淵裏，眼前是一片漆黑，他昏了。一會由街上傳來一片聲浪：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漢奸！」

「打倒賣國賊！」

「打倒×××委員會！」

「打倒合作委員會！」

「打倒趙仲甫！」

聲音很清晰，一字一字的傳入錢瑞，德如以及仲老的耳鼓，起初聲音較低，一會越來越大，最後嚷成一片。成千成萬的熱血青年，浩浩蕩蕩的隊伍，氣壯山河的聲勢，把整個的古城都震動了。他們沒有槍礮，沒有武器，只有兩隻空空的手，一顆熱誠的心，却就是憑着這兩隻空空的手，一顆熱誠的心，把一向睡在夢中的大眾都喚醒了，他們明白了目前的處境，與民族的前途，隨即要起來了，要起來挽救民族的危亡，英勇的抵抗敵人，無情的清除漢奸！他們發出了第一聲怒吼，世界將是他們的了！

仲老還是坐在沙發上不動，德如却比較清醒，不斷的焦急的說：

「事情緊了，仲老趕快想主意吧！」

突然，仲老由沙發上立起來，向三姨太太的臥房走去，他進了三姨太太的臥房似乎低聲說了幾句什麼，接着就是開箱倒篋的聲音，還不時夾雜着仲老的急促的焦急的「快！」「快！」似乎在應和街上大眾的呼聲。

(完)

念五，中秋，

母親

敏敏

母親是一個有新思想的舊式女子，她嫁給父親不到三年，父親就咯血死了。

祖父三兄弟沒有兒子，僅祖父生父親一人。那時祖父曾做過一任知縣，家中頗刮下不少的錢。祖父一共討了四個姨太太，到第四個祖母才生了父親。父親被珍愛在大家庭裏準備一人繼承伯祖祖父等三個，不料想和母親結婚不到三年，就因為在外面游蕩成癆死了。

父親是個道地的紈袴子，他能夠哼京調，能夠打獵，新年一來還可以和一班以皮袍相競耀的朋友組織什麼鑼鼓隊，在花燭不絕的元宵街上，穿來穿去。他自從病了咯血，就吃上了一口鴉片煙。祖母和兩個姑母都不說他，祖父也縱容他，只苦了母親，一方面要他的病好，一方面又要勸他戒絕不良嗜好。但父親沒有聽從，有一次他還堅持地要母親吸一口鴉片，母親不肯過分拂他，她到底繃着眉頭吸了！

父親死在花朝節的子夜，那時我才三歲，妹妹才一個月零五天。因為是兩個女孩子，一家子對我們都很厭冷。妹妹出世的時候，父親自知他的病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便吩咐母親，把妹妹

去妥換佃戶黃三的新生子，母親答應着，而且流着淚真去換了來。父親安慰着母親道：

『不要以為別人的孩子，就不用心撫養他，將來長大了一樣的承家立業，一樣的送你上山。』

『你好好的養病吧！我當然要給你把兒子帶養大的。』母親念到妹妹的下落，不禁偷拭着眼淚。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的半夜，父親倚在外祖母身上，望着年青的母親和抱來的兒子嘆了口氣，垂手長逝了！據說老外祖母竟聽到鐵練隱隱作聲。也許任何人做了鬼都要受罪的吧！那時祖父早已亡故，祖母躲在房中怕傳染，即是獨生子嚥氣，爲了延長自己的生存，她沒有看。死後的第一步，她就把母親房裏存留的父親遺物，如狐皮袍銀器皮毯之類，通通收了去。此外，祖母的稜形的眸子裏還露出凶暴的光芒，一面咒罵母親的八字太惡，年紀青青的尅死了丈夫，害得她老年無靠，偌大家私無人承受！

母親在父親死了以後，立即把佃戶的兒子換了妹妹回來。雖然在那宗法意味極其濃厚的勢力之下，母親決不顧慮，她想即是沒有飯吃，也不算甚麼，所急的就是她唯一的骨肉不在一塊，在她的精神方面，是最殘酷的打擊。因此她不要那承家的別人的兒子，仍帶着親生的女兒，終日含着淒楚在凶暴的姑嫜叱罵之下，度着孀婦的生活。

父親死後的第二步，就是母親改嫁的問題。婦人再醮，這是詩禮之家所鄙棄的事。但是祖母並不是名門淑質，她是祖父的第四個妻，眼裏只有兩個姑母，玉姑喜姑，母親是外姓人，又沒有生兒子，生了我們倆姊妹，終不過是潑出的水，沒有用處，不能把偌大家私給我們母女們享受的，

因此非得驅逐我們出去不可。母親在家曾受過教育，了解從一而終之義，一提到再嫁，她情願殺頭以謝死去的父親，她不能做那樣的事情。祖母子是想出了一條計策。

一個春雨霏微的晚上，母親正抱着妹妹哺乳，唱催眠歌，我則被寄在外婆家過活，剛待睡去的時候，忽地門呀然一響，走進一條黑影，直向床邊撲來。

『誰呀！』母親提高了聲音問。

『是我，一嫂你不要做聲。』是喜姑的丈夫楚九的聲音。

『捉賊呀！來了賊。』母親大叫起來，楚九溜着逃了。做飯的王媽忙趕到房裏問着，母親如此如彼告訴了。祖母裝聾不會起來。第二天大早祖母問着：

『一嫂，幹嗎半夜三更大呼小叫？』

『婆婆，你老難道還不知道嗎？楚九那東西，半夜偷進我的房裏。』母親告訴她。

『這又有什麼希奇！』祖母冷冷地。

『可是深夜入人家，非姦即盜！』母親反問似的說。

『姦了誰？盜了什麼？我倒問你。』祖母更進一步。

『若不是我發覺了，那東西難道不會做出下流的勾當來！』

『楚九是衣冠楚楚的，而且你又不是死人。』祖母混帳起來了。母親不敢作聲。

計劃不成，父親死後的第二步又來了，這是承繼承產的一着。因為家裏有良田三百，房屋三十

餘棟，族人有兒子的蜂湧似的來了。結果揀了一個和妹妹同年的遠房侄子，做了母親的兒子，大家錫名叫慶遠。兒子正在吃乳，不能由母親撫養，只要母親每年給三百六十串乳奶費。伯祖每房各繼兒子一個，家私三一三十一，祖父的家私被祖母掌握大半，結果母親和我們姊妹共得了四百塊大洋，一棟破房子，是兩個伯祖母給的，做我和妹妹教育婚嫁之用。

母親在分家的時候，年紀只有廿三歲，她想到後此生活的渺茫，她進了故鄉專收節婦的保姆學校。

我十四歲的女孩子，帶了兩歲的小妹妹，托庇在祖母福蔭之下，飯沒有吃過飽的，寒冷無人過問。在巨大的房子裏，我從小就愛好哭泣。我從小就詛呪命運，一個熟悉的祖母的面孔，又是那麼凶暴那麼難以親近的，極端的徬徨之下，我時常牽着妹妹走過深巷，走到保姆學校門口，貪饞地向裏面望着，希望能夠看見她——年青的母親。

剛看到母親掠過的身影，我便扶着走路不穩的妹妹跨進校門去。

『不行，你們爲什麼這麼早就來了。時間不過九點鐘。』門役攔住我們。

『你可是叫李司夫？李司夫，真不湊巧，我家今天半晚吃早飯，天亮吃午飯，剛才吃了晚飯，祖母命我接媽媽回去。』我不知爲什麼，四歲就會捏上這麼一套假話來。李司夫聽着笑了。我從心裏感到快慰。我想這鬍子也信我的話了。以後我要看媽准是這麼多捏幾套。

『無論你的飯怎麼早，你母親得下午四點鐘回家。』李司夫說。

『我要姆媽，我要姆媽！』妹妹放開還帶乳臭的嗓子哇哇地哭叫着。這時候母親從裏面走了出來。母親拿着我的手，抱起妹妹，眼裏閃着亮珠，北風在門外吼着，母親忽指着妹妹身上的白襖衣道：

『誰把白襖衣加在她的棉襖上。』

『我給穿的，沒有人給她穿呢！我在櫃裏只找了這一件。』我說。

母親的眼淚給白衣招着流個不住，我想也許在思念父親吧，常聽母親說，父親怎樣怎樣，但我怎麼也想不起父親，因為他死去有兩年之久了。他死的時候我才兩歲，腦子裏留不下他的影像，他的好或壞與我全然沒有關係的。

『你好生招呼妹妹，冷天不要給她白衣，這裏有個銅子，拿去買東西吃，不要來了。』

裏面響着鈴，母親一閃就進去了。

一個銅子相當現在一百錢，我清切地記得我和妹妹吃了一餐的烤餅，那天我們確實沒有吃午飯，我是給祖母用竹枝趕了出來的。

因為無人過問，母親把我寄在喜姑家，妹妹寄在玉姑家。前後一年母親畢了業，母親和我們在外婆家重聚。

『母親不得再拋下我們吧！』我問。

『孩子，我們永遠地在一起了。』母親吻着我們。

四百塊錢交把外祖父，我們寄食在外家，伯祖母分的房子祖母佔了收佃錢。母親非常貧苦，接

了牌頁，剪着過活。從清早剪到午夜，剪刀扎扎聲中，就便我還認識了幾個「人，刀，女，山，」之類的字。這其間仍有人提到母親的再醮。母親說她並不是怎樣拜服禮教，爲了父親的情愛，爲了兩個女兒的無人照管，她才決定不嫁。但儘剪牌頁是沒有用的，母親須得另謀出路，爲她兩個孩子將來教育留着地步。

恰巧鄰近的幾個女毛伢要進學校，鄰居都知道母親的亮節高風，以及她曾經在保姆學校畢業過業，還知道她長于女紅，這樣就由鄰居玉滿姨發起給母親邀了一堂館，上午讀書，下午刺綉，年復一年，母親就在這花針剪刀詩云子曰聲中消逝了她的青春。

我讀盡了孟子孝經之類的書，從故鄉小學校畢業，考取省立第一女師的時候，自己才十二歲。母親叮嚀着第一要努力，能夠取頭名，光耀門第，超越男子，才不愧她的女兒。

母親不相信只有男性才有天才，只有男性才會把握社會的一切。她從封建勢力奮鬥着出來，她希望她的女兒，能爲全中國的婦女吐一口氣。

母親對於我們的身體極其關切。對妹妹火爆的性子，還儘量容忍，但我們讀書若不努力的話，母親就厲言正色的至于打罵，亦所不惜。如今我對中小學時代的課本還能背誦都是母親之賜。年來飽受生活的打擊，對婦女運動，在報紙方面，雖有過大聲疾呼，愧無建樹，讀了汪兆銘先

生的『秋庭晨課圖跋』，不禁有所感動。我母親的經過，和苦痛，該超過任何人的母親，她現在年逾四旬，還不過勞人草草，帶帶孩子們過活，她所受的一切，並不曾得到代價，母親母親：我真對你表着無涯的崇敬與無限的感愧！

原來是她

老向

九月初的一天，氣候燥熱異常，我在辦公室裏，背心短褲，兀自流汗不止，。突然院裏有一位女客的聲音，而且似乎是熟人。深恐怕牠闖進屋來，急忙尋找我的長衫披上。及至長衫穿好，那位女客却到隔壁房間去了。

隔着一層紙壁，她說話的聲音又高，竭力想着不聽也不可能。她的口音是湖南的，語句中夾雜着酬應的笑聲，態度似很拘束，大概因為是見了不甚熟識的男客的緣故吧。然而奇怪之至，這聲音很熟習，她是誰呢？我想了又想，拼命的想，把湖南的女同學，湖南朋友們的太太，家屬都想遍了，到底不會想到她是誰。

然而聲音確很熟習，尤其她那較高的笑聲，絕對是熟人的。我又把長衫穿起來，出了屋門，站在院子裏凝想。當我注視她的時候，她似乎也在不斷的看我。一剎那間，我幾乎走過去和她打招呼了。她的眼睛，鼻子，額角，全部都是熟人的，面部却變成陌生的。我沒有法子認識她，雖然我覺得一定認識她。

我回到屋裏，仔細再聽她的話，極想從她的談話中聽出一點參攷資料來，幫助我回憶。但是她這一天似乎在會一個面生的男朋友，只反覆着天氣如何，人來客去一些門面話。不過越聽下去，越覺得她一定是位熟人。她那剛健清脆的聲音，抑揚有節的語調，在我的腦海中是絕對有存案的。我敲着我的腦袋想，但是，終於不會想起來。

她要告辭了，我準備着再能直接的去辨識她。我站在門口，看她走過，又目送她出了大門。她穿着一件半舊的灰絲長衫，頭髮也不像是特意修理過的。估她的年齡，像是不年輕了，總可以作着三個孩子的母親了罷？面部消瘦，失去了相當的光彩。還是那句話，在鼻子，眼睛，尤其是眼睛的光射上，她絕對是熟人，其餘便認不出了。

第二次又坐在屋裏了，正作各方面的探想，隔壁房間的同事，敲着隔扇問我：『喂，你不認識這位女客是誰嗎？』

『正在想，還沒想出來。』

『我本來要想給你介紹一下，但是我也只和她會過一面，我記不起她是姓黎還是姓謝了。我怕說錯，所以就沈下去。』

『不錯，我想起來了。原來是她呀，我這才想起來了。不錯，就是她！』

驟然間解答了一個難題，感到幸慰。但一方面又怪自己的腦子太不管事了，以致於當面錯過認識一個熟人的機會去。前兩天，上海的朋友來信，其中還有教我轉交她的一封信，我按着地址，

加上封皮，投到郵筒裏去；早知是她來了，應該問她一聲，信可會收到。

然而我仍舊不能不懷疑，那真是她嗎？一個人難道如此勁不起時光的磨練？

記得在北伐中的武漢政府時代，我們政治部在武昌水陸街住着。臘月天氣，大家圍在炭火之旁，談長論短，每每看見兩位女同志參在裏面。當時一同工作一同開會的男女很多，原記不起誰是誰。但是這兩個女子却還不會忘掉。一個胖而黑，穿起軍衣來比男子還雄偉；另一個面龐相當的白，很豐潤，穿着軍衣也只能像一個女兵。那位胖子，談起話來總是激昂慷慨，恨不得一拳把世界打碎了再說。那位白子，剪着平頭，說話時，除了湖南的與時代特有的壯烈性，仍舊不失為女子的丰度，直到今天仍舊保存着那時的丰度。她那時就喜歡笑，雙眼像是電燈似的閃閃照人，到現在她還是如此。

我記得很清楚，她們倆在炭盆旁邊夾着主任而坐，我們更坐在她們倆的旁邊。有時買一大包花生或是燒餅來，一邊吃一邊討論軍國大事。這彷彿是昨天的事，而主任業已作了鬼雄，她也不似當年！

雖在革命的高潮中，蠻性的遺留還是很重。那時候，大家推測那位胖子和白子都正戀愛着主任。她們雖是同來同往，彷彿是一對好朋友，而實際上正作着愛的鬭爭。至於主任的意思，據大家推測是愛白而棄胖。但也有人說：主任看她們是一對好玩兒的女孩子，根本扯不到戀愛上去。我如果再遇上她，或者她再來了，我打算問她個究竟呢！

後來我們出發河南，便把她們兩個的愛不愛的問題擱置了。有一天，在河南汝寧府的北門臉兒，曾遇上那位胖子一次，她立在高臺上正作激烈的演說，沒有談話的機會。不過，並沒有看見那位白子同她在一起。此後這兩位女同志的蹤跡，便日漸疏遠了。只彷彿聽說那位胖子，已經作了革命的犧牲品。

一直過了十年了。那位白子，她當然不記得我是誰。我要不是聽她說話，也決不會想她是一位熟人。想來彼此都變了。她的面部的憔悴，更是出我意料之外，她發表過不少的作品，看了她描寫革命軍的北伐情形，歷歷如在目前。

沒有想到，同一時間，同在長沙，已經晤面，未得談話。時光老人會把一位熱烈而年青的姑娘脫胎換骨，不應僅只怪我的腦子太壞！

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於長沙。

介紹 鄉村建設刊物
民間
北平石駙馬
大街廿一號

全年 \$.80
半年 \$.40

憶念

張靜華

『求你救我，給我點開水，我渴極了！』

當我蹲在院中，正有趣的玩着一個蟲兒，忽聽見急切地打門如暴雨的聲音時，我全然忘了父親的禁令，將這所從不輕易開的客廳大門，給打開了，有一個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女子向我這樣說。

我看了看她，自己點點頭，表示可以的意思。但她那急忙欲進，又在前後探尋什麼東西的樣子，好像鍋蓋上的螞蟻一般，我是莫名其妙的。大概這時候的她，才知道生命的可貴。眼睛裏冒出『我要活』的一道戀生火光，使人想起來便會覺到『死的恐怖』，與『生的艱難』。這一刻交戰的險怕，也曾將我引入到一種『人生是顛覆之網』的感念裏。

『進來吧！』我開口說完後，立刻將堅實的大門，用盡全力『砰』的一關。

這時正是晚飯後的黃昏時候；隱約聽見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們，很熱鬧的在另一院住家的那邊談笑。我們似乎偷偷的，尤其她像一隻老鼠，找不着一個可攢的洞，現出那種不安的神色！

我們進了客廳，我爬上椅子，把電門扭開，看見她的兩眼，擒滿了被生活磨鍊出來的苦汁似的眼淚，臉上也顯得很老，實在恐怕她才是二十前後的年紀！

她的神經顯得錯亂，精神也有些恍惚，只見釘釘的看着，從屋頂上垂下來一個三角形的四盞電燈，光亮如晝，她突然自言自語的說：『光明！』

我從暖壺裏倒出一杯開水給她並且說：『坐坐吧！』

『好的，』她左手接過杯子，右手摸住我的頭頂接着說：

『還記得嗎？我是你小學一年級的先生，忘了我吧，我倒記得你的。你知道我這兩天，老被警察追，天天過漂零苦闖的生活，我什麼都不怕的，人生百年終一死，死在奮鬥覓光明！』一邊說一邊唱，憤慨得漲紅了臉，好像一個瘋子。

『小孩子家，知道甚麼？記住，大了要為國家反抗黑暗求光明………唉，黑暗，光明………。』反覆嚙叨。

此時的我，耳朵裏倒聽了些什麼『生死』，『反抗』，『黑暗』，『光明』的字眼兒，其他什麼也不知道。眼睛倒像個哲學家的頭腦，充滿了聰慧的光芒注視着她，好像在探尋什麼。

她喝完杯中的開水，將杯子放下，轉過臉子對我笑，且很瀟灑的從沙發上站起來，清脆的唱出我會唱的歌，我也不知不覺的隨着唱起來，而且我要她和我一塊做麻雀和小孩的表演，我們玩得很自然很快活，這時的我正是七八歲的一個玩皮孩子，也是省中附小的學生。

真的，如學得一手點石成金的把戲，將我家的客廳，一變而為協和禮堂，坐上百八十人的聽衆，是真正來欣賞這 *Bongi of Innocence* 同 *Songs of Experience* 兩種歌聲，自然一是蘊蓄着童真的美，一是飽含着人世的惡，演成悲喜交錯的一幕，這便是快樂與悲憤，人生極度的兩面！

終于，被全家的人，突然發現了這種潛來的客人以後，她趕快說她不能帶累我們幸福的家庭，躲了一晚，第二天似乎是感動地走了，又似乎一無所得的走了，待我上學去的時候，又遇見她，她還將我送到學校大門，右手扶着我的肩，左手握住我的拳，因為當時我手裏拿着一個皮球，她拍了兩下，說以後來與我拍球玩，從此便不知去向，老實說，小時好玩兒的伙伴太多，早已將她忘得無影無踪了！

前年偶然聽說，有這樣的一個人，剛正有爲，愛國忘身，在軍閥內戰時代曾做過當時所謂妄誕的婦女解放工作，對於外敵的侵略她更形憤慨，民國廿一年一二八上海戰役暴發，她竟在槍林彈雨的震撼中犧牲了！

我忽然從已消失的邊隙上，想起兒時的這一段奇遇，又像看到原樣的她，連她那『人生百年終一死，死在奮鬪覓光明』的話，也從我的記憶裏翻出來，但她是在血泊中永息了！

兒童時的我，對於此遇，雖早已忘了，但在潔白的記憶紙上，還留有一個蒼色的點未曾全然抹去，幼時刻下這個印象，大概多少是會影響於我的，怪不得常常會想到『人生』諸多不可解的複雜問題上去。

這晚，有着這樣一個憶念之神，突然侵入我的腦海，腦海好像巨浪洶湧着，隱約間，聽見空空的聲音說：『現在是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衝破黑暗，重見光明，你們的生命才充滿着無限的價值！』

我揉了揉眼睛醒來，四週模糊，只看見昨晚棹上點着的燈，不知何時入夢被風所滅，待夢醒，正是這『風雨如晦』的秋晨。

廿五年秋于定縣。

關於瀟湘漣漪四個字

(松)

「瀟湘漣漪」四個字像繡成一般美麗，叫我們聯想到湘繡，聯想到牠是一個文藝刊物，更聯想到牠是湖南的幾位女作家首先發起的。

這四個字的難寫是不消說的。我們請周作人先生題字，周先生說這可不能立等，像這樣難寫的四個字，也許要寫幾十張才可以在這當中挑一張比較滿意的。

孫福熙先生的話更有意思了：這四個字的筆畫都是那麼多，一筆一筆的寫下去，寫了半天，寫完了，才只是一個微波。這話一面固然是笑話，一面確也表示我們這個刊物重過程不重目的，重描繪不重結論，重藝術不重教訓，重工作不重酬報，這確是合乎我們的精神。

怒潮

席徵庸

平靜的天空，連一點雲彩也沒有。太陽從出來就沒打過陰，順山谷流下的溪水，被照得閃出金色的光輝，又從天宇映來蔚藍的顏色。溪水豐滿得差可溢出岸了，但沿岸一帶的稻田，有的僅剩下一些渾濁的『花花水』，有的竟乾起了龜裂。死魚死蝦遍田都是，空氣中平添了一股腥臭的氣味。泰豐哥戴了一頂大草帽，無精打彩地立在溪邊，望望那悠然逝去的溪水，又望望自己田裏的稻苗：稻子一大半剛好含苞，間或有放穗的了。但因為遭了旱的緣故，穗子都是白線。泰豐哥看見那些白線穗子，心裏感到一陣悽愴，便喃喃自語道：

『這怎麼得了！田再要乾兩天，將來還有個屁的收成！』

他又抬頭望望天空，天空仍然平靜無瑕，沒有一點將雨的徵象。強烈的陽光逼得他立刻又俯下頭，眼前頓覺一片漆黑，種種的焦慮隨着無情地湧上了心頭：家中的糧食快要吃完，這幾天的惡劣的風聲，都是他所焦慮的因子，而秋收的絕望，更教他感到萬分的危懼。這一切逼得他緊鎖眉峯，彷彿陷入了不可拯救的萬丈深潭，不由得一連打了兩個寒噤。

『不成，不成！』他忽又奮然昂起頭來，捏緊拳頭向空中使力一揮，很堅決地叫道：『我不能眼巴巴地讓稻子就這樣乾死！馬上就車水，怕個啥，生死關頭了，天塌下來我也不管了！』

於是他立刻離開了溪邊，越過幾條田塍，飛速地向土地廟山坡那條小道跑去。

由於多年失修，這座矮小的土地廟已經是零落不堪了，幸而周圍有幾顆大黃角樹掩護着牠，不特遮了醜，遠看去還顯得有點殘缺美的風趣。一到夏天，黃角葉更形密茂，幾乎蔭蔽了這整個山坡，所以那裏涼爽異常，無形間成了這朱家壩一帶居民的消夏勝地。從山坡東望，有一條白帶似的道路，蜿蜒於對山的腰際，那是通城的大道，立在土地廟前，可以很清楚地看見道上往來的行人。再向西俯視，就有二十多戶人家映入眼中，差不多連雞鳴的行動都能看見，那就是朱家壩的村落了。

向例，沒過端午節，這廟前空院中不會有很多人來躺午覺的，但這時却不然，今天廟前就聚集了許多人，躺着的，坐着的，七言八語鬧個不休。泰豐哥的弟弟慶豐也在這裏，他坐在山坡的最前面那顆大黃角樹下，用手遮住額角，凝神聚氣地注視着對面那條大道，對於背後衆人的爭論，彷彿毫不理會，其實沒有一句話他沒聽清楚。

這時衆人正在討論戰事的勝敗問題。對於這問題，以曾經作過甲長的朝棟叔發表的意見最多，此刻就正在結束他的宏論：

『我以為，無論誰勝誰敗，勝了的不用說，敗了的還是一樣的有官做，有錢拿。歸根結蒂，倒霉的只有我們老百姓。這就叫「神仙打仗，凡人遭殃。」』

『咳，劫運，這是劫運！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者難逃。』坐在階沿邊抽烟的洪順叔聽完朝棟叔的結論以後，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無可奈何的發表他這些意見，也可以說是感慨。

『那麼，我問你，』興發哥衝着朝棟叔說，『究竟這個仗要甚麼時候才打得完？』

這個疑問引起了全體在坐的興趣，大家不期然的都以一種疑問的眼光望着朝棟叔。於是朝棟叔抿了一抿嘴皮，又向面前的幾個人橫掃了一眼，再擺一擺頭，終於把眼光落在興發哥的臉上，冷冷的說：

『我看哪，沒有個完，你想，要是不打仗了，丘八們到那兒去升官發財？』

『誰升官發財啦？』突然一種重濁的聲音從大家的頭上發出，引得大家都敏捷地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是熟人，便七嘴八舌的說：

『呵，秦豐哥！』

『你幾時來的？嚇我一跳。』

『有甚麼消息嗎？』

『誰升官發財了？』秦豐哥又重問一句，兩眼茫然地望着地下的一堆人，手把草帽從頭上揭下來當扇子不停地揮着。

『屁升官發財了。我們在說那些死不盡的丘八。』興發哥替他解釋了。之後，又問：『你來幹甚麼呀？』

『幹甚麼？叫慶豐回去車水。』像跟誰生氣似的，泰豐哥板起一付面孔，指着坡下那一帶稻田咆哮道：『你看，田裏的秧苗都快乾死了，河裏的水却日夜不停的向下流，這成甚麼話？』

『成甚麼話，誰願意呀？你說，你敢去車嗎？你？』朝棟叔霍地站起身來，挑戰似的衝着泰豐哥的臉說。

『有甚麼不敢？我就要車。怕個屁，討口無二窮，除死無二災。你看，田乾成了那個樣子了，再不車水去救救，將來還收個啥？捐稅，地租，還有一家人的衣食，從那兒出，不餓死才怪！反正一條命，與其蹲着等死，不如豁出去拚一拚。你看吧，我就要車。』

泰豐哥一口氣傾出了胸中的積鬱，臉色興奮的像猪肝一樣，額上不停的冒出汗珠，手中的草帽更揮得起勁了。

暫時的沉默，大家都站起身來，呆呆地望着泰豐哥，從那同情與忿怒交織的眼光中，可以看出每個人內在的激動。泰豐哥見大家都不做聲，便巡視了周圍一眼，又惘然地說：

『怎麼，慶豐不在這兒嗎？』

『你真要車水嗎？』洪順叔不相信地問，臉上顯露出憂慮與恐怖的表情，彷彿車水和災禍有連帶關係似的。

『不是真要車嗎？誰說誑來？』泰豐哥堅決的表示。

『我看哪，』洪順叔把旱烟管向空中輕輕的揮動，關切地向泰豐哥說：『還是謹慎些好！旺水溝劉老三的事難道你不知道？頭天被拉去強迫着穿上一身軍裝，第二天就開上火線去填了礮眼。』

『現在顧不得那們多了，反正……』

『別鬧！別鬧！』突然一種逼着喉嚨的帶嚴重性的警告聲，從前面黃角樹下傳了過來。緊張的空氣立刻籠罩了全院，大家像化石似的都楞住了。泰豐哥的喉頭也彷彿塞上了一件東西，剛說了一個反正，下面要說的『是這一條命』也說不出來了。接着那警告聲又繼續的送進他們的耳膜，『來了，來了！一……二……三，三個，一共三個。』

又一剎那，大家這才恢復了知覺，倉皇，驚懼，抓住了每個人，連泰豐哥也有點不知所措了。洪順叔更嚇得週身打戰，手上的旱烟管不知何時掉到地下，口裏不住顫慄的叫着：『我要跑，我要跑！』可是腳並沒有動，他已失去主宰全身的力量了。

還是以作過中長的朝棟叔比較鎮靜些，這時又由他發表意見，叫大家不要慌張，暫且分藏在樹林深處或者廟內，先看看風聲再說。又叫慶豐把身子隱藏好，仍然瞭望着外邊，時時報告消息。但泰豐哥耽心慶豐不濟事，自告奮勇的也要去瞭望，立刻他就朝慶豐那兒跑去了。

三個穿灰軍服帶刺刀的徒手兵，搖搖擺擺地在大道上走着，轉過一個小坡，就一直向朱家壩的

村中走去。泰豐哥看在眼裏，心裏不由得暗自叫苦，慶豐也忍不住輕聲的叫着：「糟糕，糟糕！」分藏在各處的人，這時也漸漸減少剛才的恐怖了，有的不時向外探頭，有的輕腳輕手地仍走回院中，興發哥竟跑到慶豐他們那兒去了。

三個兵這時已進了村口，立刻，狗吠雞啼以及小兒的驚叫聲，鬧轟轟地交響起來了。

忽然，從各種聲音中，添了一種急促而淒慘的破嗓子女人的號叫：「我祇有這一頭豬呀……你不能牽走……就要了我的命也不能……」

「是洪順嬸的聲音！」興發哥失聲地叫着。慶豐看了他一眼，點點頭，又歎了一聲大氣。

「真是強盜！」泰豐哥眼中放出怒火，憤激地罵了起來，又毫不猶豫地掉頭叫道：「洪順叔，洪順叔，兵要牽你家的肥豬！」

「噯，噯！」洪順叔踉蹌踉蹌地從廟中跑出，臉色焦黃，氣喘吁吁地，彷彿忘記了一切危險，一直就跑到山坡的最前面，顫聲叫着：「甚麼？我的豬？」

「你不能牽走，不能牽走，就打死我也不能牽走！」又是破嗓子女人的聲音。接着就一聲緊似一聲地「唉喲，天哪，救命哪！」淒慘的號叫。在這種號叫中，還夾一種「媽呀，媽呀！」的驚啼，以及肥豬的悲鳴。

這些聲音毫無情意傳進了山坡上每個人的耳中，都感到衷心的難受。洪順叔更像針刺般的痛苦，他把無力的眼光茫然地釘着他的家，好像在搜尋一種東西，而那東西在他眼前却擴大起來，混亂

起來，攪得他只看見一片漆黑，終於軟軟地倒在地下，口中不住喃喃叫着：『我的豬，我的豬。』村中越發鬧嚷的厲害了，人的號叫，雞犬的啼吠，匯成了人世間一曲最悽愴的歌樂。這歌樂，激起了泰豐哥滿心的怒潮，一種正義之火猛烈地從他血液中燃燒起來，他捏緊了拳頭，恨恨的叫了一聲『我非跟他拚了不可！』便如飛地向村中跑去了。

『哥哥！……』慶豐剛叫了一聲哥哥，見哥哥已跑得很遠了，他也慌忙隨後追去，也不管將來會有甚麼結果。

興發哥愕然望着兩人跑下山坡，一時感到不知怎樣才好，不由得叫着：『你們看，這，這……！』

大家一齊湧到山前，見泰豐弟兄已跑進村口了。一會兒，就從各種啼叫聲中，聽出了一種強烈的怒吼：『老子同你拼命！你們這些強盜！』這怒吼立刻驅走了山坡上每個人的恐怖，興發哥首先以粗暴的聲音叫了起來：

『走，我們也去，打死那些狗娘養的！』

『打呀，打死那些狗娘養的！』許多的聲音同時附和着，

『打，非打不可，我們實在無路可走了！』朝棟叔也大聲呼叫起來。他原是以穩重見稱，在朱家壩又是居於領袖的人，而今也發表激烈的主張，因而更增加了大家無窮的力量，於是都蜂湧地向山下奔跑，同時『打呀，打呀』的吼聲，叫得來震動山谷，鳥兒也不住在天空長鳴，彷彿有意來助長聲勢。洪順叔也被一片吼聲武裝了他的勇氣，霍地翻起身來，緊跟在衆人後面附和着『打呀，打呀！』陣陣的吼聲，融成了一股洪潮似的力量，這力量給予奮鬥者以莫大的勇氣，也給予蹂躪者以莫

大的威脅，使得那三個兵失掉了全部的威風，竟顧不得打人搶物而狼狽地逃竄了。

『你跑，你跑，老子要同你拼命！』秦豐哥赤着上身，滿臉的血跡，汗流氣喘地衝了出來，瘋子似的狂吼着。緊跟在他後面的慶豐，也邊跑邊叫：『逮住哇，別讓他跑了！』

從土地廟山坡追來的人這時也同他們合了流，『逮住哇，逮住哇』的叫吼更加強烈，但那三個兵已經翻過了山坡，他們因爲人多擁擠反而落後得很遠，當他們追上山坡時，兵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這狗雜種躲在那裏去了！』興發哥向四面探着，汗水已經濕透了他的衣服。

『我們分頭去趕！』

『好的，分頭趕，非把那幾個狗雜種逮住不可！』一片的應和聲。

『算了吧，算了吧。』朝棟叔又叫開了。但他的話並沒有壓倒群衆的叫囂，因又提高嗓子叫道：

『大家先不要鬧，聽我幾句話！』這才使衆人趨於平靜。於是他就爬上一個土丘上去，指手劃脚地對大家說：

『我們不用再追了，就逮住那幾個東西，也出不完我們的惡氣。我們的莊稼要緊，我們應該回去車水救田。我覺得今天的事件，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訓，就是只要我們能團結起來，一致行動，是可以抵抗一切的。現在我門都回去車水吧，如果再有來騷擾我們的，我們就一齊同他幹！諸位以爲怎麼樣？』

『好，好極了！』提起了車水，大家這才猛省稻田的旱況，所以一致贊同朝棟叔的意見。秦豐哥也泛起滿臉笑容，一面揩拭臉上的血跡，一面招呼慶豐說：

『走，走，車水去！』

醞釀

衡勝

L君是我很熟的一個朋友。他有一副令人敬重的儀表，這是認識他的人所同有的印象。說他令人敬重的儀表，不只因為他長得修短適中，容貌端莊，服裝整潔，這些固然是他易于引起朋友們的好感的條件，但他的叫人敬重，多半還是因為他談吐合乎時宜，舉止異常檢點，全無叫人厭膩的地方。我所以喜歡他，和他的許多朋友喜歡他一樣，是由于他的靜態和動態都脫去了卑俗可憎的痕跡。他彷彿是一枝出水的荷花，生根于污泥沼中而有亭亭玉立，淨潔無比的姿態。

我認識L君是在中學時代。就天資而論，他不算是絕頂聰明的，雖然他在學校的成績常居優等。他在學生時代，不參加任何學生運動，因為他除了對付功課之外，富餘的精力便有限了。他對自我的批判很嚴格，人家恭維他的成績好，他覺得他不過是低能兒中的高材生，是矮子中的長人，學校當局因為他不參加學生運動，認他是不搗亂的好學生，給他甲等的操行，他却以為那是他的才力有限的標誌，不是他的光榮。但他不會過分看輕自己而有自暴自棄的行爲，無論什麼時候他都存心學好，為不可知的前途而奮鬥。

現在他已經出了大學的門了。

然而，他却爲許多可怕的困難問題困惱着。走盡了新學制的階梯，他不知道怎樣去展開他的生活場面。怎麼辦呢？這個問題時常咬住他的心頭，要求他的答覆。

當他還沒有想通一條路時，他反問自己爲什麼要到眼前的所在來？虛榮，他不否認，是他的一個動機。此外，「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他以為也是他的一個動機。如今所要上的樓已上到最高一層了，但望見前面有很多的岔道，他躊躇了。

有一次我碰見他坐着大車，在鬆軟的道上一顛一擻地前進，爲霧一般的塵土籠罩着，他的全身蓋上一層薄薄的黃土。我和他打一打招呼，問道：

「你肯坐在大車上吃土，你打算到那里去？你以為『家家有路到長安』嗎？」

「不！」他搖着頭回答我。

「不？」

「是的。但我要捨不得嘗土的滋味，你說我怎麼辦呢？」

「這樣下去就是辦法嗎？」

「我也知道不是辦法，但人無論什麼時候總得有一條路走呵！這條大車道能否通到長安，固然是問題，什麼時候才能到，更是問題。」

「那末，你不相信你走的路是通的？」

「呃！」

「……」我怔住了，不知道說什麼好。

「朋友，不必爲我擔憂，我是把社會的事，和個人的事分開看的。就個人說，從混沌的無何有之鄉來，在這人世間過了幾十年光景，還是要歸原于混沌的無何有之鄉的。世界對於他，只有在他活着的時候有意義。他一天不存在，這個世界對於他便等于零。從這方面看，個人對於世界正不必過于煩心。就社會說，人與人的關係是多方面的，個人與個人，與家庭，與國家民族，與階級，與友敵……，莫不發生密切的連繫，因而有身世之感，家國之感等等。如果能力夠得上，並且有機會的話，個人可以從社會作出發點去做點事情；否則，隨便就是了。」他一口氣說完他的達觀的見解。

「在自己不敢相信是通的路上走，做自己不甘願做的事，你心裏安嗎？隨便的一面是表示達觀，它的另一面却表示不振作。是不是？」

「唔！」

「君給我盤問得臉都紅了。我有很多想和他談的話也只好咽住了。」

新近我又見到他。他還是做着他不願意做的事嗎？我見着他的時候就這樣想。我留心觀察，發見他變得沉默寡言了。爲什麼呢？在思想什麼重大的問題罷？我這樣想的時候，在他的桌上看見了一張信箋紙，上面寫着很工整的幾個字：

「不說一句話

不做一件事

叫自己回想起來要難過的！」

這引起我無窮的興味。他受了什麼打擊了嗎？或者他想冒險做什麼事，給自己下警告嗎？或者他憶起了什麼傷心事，而下了改過自新的決心嗎？這似乎都有可能。于是我這樣問：

「受了什麼打擊或誘惑麼？」

「唔。」他這一聲「唔」叫我無從捉摸他的真意。

「你的態度太消極了！」我故意裝作知道他的心事，用同情的口吻去逗他。

然而，他不作聲，大概在實行他的戒條罷。

現實的許多困難問題堵住了L君的嘴，我希望他在默默無言的時候，正是在醞釀新智能的日子，那末，他的合乎時宜的談吐，我一定還有聽到的一天。

一九三六，十，五。

中國學生

發行者

上海環龍路四十六號
中國學生週刊社

預定

全年一元四角五分
半年八角二分

鏡子

澤民

一面小鏡子，圓圓的面龐，玲瓏得可愛，每當無事靜坐的時候，總愛把牠擺在面前，靜靜地望着，出神地想，我把牠當做最親近的伴侶，在靜默中吐露我內心的秘密。牠像是一個新婚之夕的女郎，嬌羞的，安詳的，用無聲的言語，當做了回答，這回答，祇有我能够領略，從這裏我得到無上的慰藉。

一個暴風雨的晚上，我厭煩了窗外的喧囂，一顆不受約束的心，像是狂風下的雲，老想跑。我沒有法子工作下去，我急於在這世界上尋求一個角落，安頓這顆心。但所有的試驗，完全失敗了。最後，我想起了鏡子，唉，糊塗鬼！怎麼把牠忘了！在敏捷的動作裏，鏡子已經擺在我的對面了。望着，望着，心漸漸地靜了下去，風雨的話噪，像是走到另一個世界去了，眼前也沒有了鏡子，只是一片青草的綠，圍繞着一團晶瑩清澈的光輝。

「請進來！」一種輕微的喚聲，像是在耳旁嚮了一下，我吃驚地睜開了眼，向左右看了看，沒有人，背後是自己坐椅的靠背，粉牆上有一個黑影動了一下，仔細看去，原來是自己的影子，一隻

書櫥，筆直地站在門後，嚴肅而且冷靜，雖然在那裏站着，却也「做睡覺狀」了。此外，再沒有什麼東西。奇怪，這聲音從那裏來的？我覺得出，剛剪短的頭髮，漸漸地由傾斜而豎直起來；本來已經安靜下去的一顆心，忽地又跳起來，這一回像一個煮在開水裏的雞蛋；渾身的皮膚，也像噴過水而又乾透了的窗紙，蹣跚了！

回過頭來，桌子上仍是那面鏡子，綠色的珂珞拿的鏡框，中間有一雙眼睛，正在向自己注視。窗外的雨聲小了，只剩下簷溜還不停地滴搭。心又漸漸地靜下去，恢復了先前的沈着。眼前的一片光輝，漸漸地模糊，灰暗起來。

「進來吧，你這可愛的奴隸！」

這一次的聲音，清楚得很，我知道，不是來自身旁，身後，也不是來自窗外，那是從面前的小鏡子裏發出來的聲音。我好奇地向前注視着，哪里有什麼鏡子？只是銀幕一樣的，動搖着許多人頭，忽而，人羣中的一個，向我走近了，完全是銀幕上的作風，走得愈近，他的身體也愈大，面部的輪廓和陰影也愈顯著，最後，停在一個相當的距離上，向我招呼。像感受了魔術似的，我從椅子上站起來，走了過去。啊！原來是一個老頭子。

「貴姓？」我用了十分客氣的口吻，而且裝出了紳士的模樣，我相信，這種上流社會的禮貌，是老頭子之流所歡迎的。

「時間。」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他不但是那樣的驕傲，而且這奇怪的姓也是從來沒有聽人說過。

「您是剛從廟裏來吧？」靈機一動，使我忽然想到了廟，那是有原因的。這老頭子實在老得很，白鬚白髮，幾乎和聖誕老人一樣，就只缺少那頂怪有趣的帽子和滿身臃腫的衣裳。然而他的紅潤的面色，挺直的身軀，矯健的步伐，使人一望而知，決不像是個中國的老頭子。「這一定是愛羅先珂說過的那個時光老人吧？要不，他怎麼說姓時間呢？」這樣一想，不由得想起了那座古老的廟。「那廟裏曾經睡了滿屋子奴隸，而他又管我叫奴隸，不是他是誰？」

老頭子不言語，只搖了搖頭，那飄在胸前的銀絲挂麪樣的鬚子，跟着擺動了一下。我不再問他什麼話了，在一個驕氣十足的人的面前，我向來是沒話可說的。然而他說了：

「跟着我走！」一種近似命令的口氣。

「跟着你走有什麼用？」心裏的話。「可是不跟着他走，待在這裏也沒意思。」便挪動了脚步。前面彷彿是很遠的一帶道路，但景色模糊，什麼也辨不清。這老頭子走起來也真快，緊跟在後邊的我，不用力走，還是真趕不上。不大工夫，就累了一身汗。

「歇歇吧！老先生！」我開始向他懇求。

沒有回答，他走得非常專心，彷彿這走路就是他的職業。

「那麼，慢些走幾步不好麼？」

「我永遠是這麼大的速度。」話也如同他的面色，傲然而不容妥協。

「您是要領我到廟裏去麼？真要是那麼辦，我可不走了。」這抗議發生了效力，他站住了。但他

馬上用了十分嚴肅的態度，向着我：

「你看！」他指着我們的背後。我只顧跟着他跑，始終沒有回頭看過一次，經他這一指點，我才回過頭去，啊！那麼多的人！這不是寂寞的旅程啊！可是爲什麼跑呢？爲什麼有的倒了下去呢？那人羣後邊巨大的輾輪樣的東西又是什麼呢？

「那是時代，過去的道路。」老頭子沒等我問他，就道破了我的心思，他說：「經我走過去的道路，他自會捲起來，變成巨大的輾輪，走得慢的人，都在輪子底下，變成肉泥了。你還不快走！」

*

*

*

*

老頭子並沒有把我引到廟裏，我再三地問他關於廟的話，實在是有點兒過慮。然而這不能就說他是好人，因爲在生命的河裏，他玩弄着一切的人，那是我親眼看見千真萬確的事。

「生命的河」四個大字，像霓虹燈的光，照耀着一帶洪流。洪流中浮滿了人，男的，女的，大人，小孩，他們都向同一方向洩去，這比奧林比亞游泳賽要熱鬧到幾萬倍。他們有的歡天喜地；有的嘖聲嘆氣；有的很命地掙扎；有的悠然地吸着烟捲，像是一點兒不費力氣。這其間也有我。我不會洩水，只是浮在水面上，讓牠自然地漂下去，時時有浪花打在頭上，也時時有礁石一類的東西，藏在水裏，衝碰着身體，我都忍受着。我非常自幸，沒有沉沒下去。

那個奇怪的老人，也在這洪流中走着，是的，他的確是走，他沒有和水發生關係，他踐踏着每個人的身體，他從這個人的頭上跳到那個人的背上，又從那個人的背上，跳到這個人的肩上，他

把大眾的肉體，當做了船筏；他把不幸的人，拖進了漩渦，在那裏打着轉子；他又把另一部分人引到矗立着岩石的岸旁，碰得頭破血出。他侮弄着一切的人，他像一隻狐狸的狡滑，像一隻猴子的敏捷，像魔鬼一般的可惡。

「怎麼會沒有人抓住他？」我心裏對自己發着疑問。

「抓住他！」我大聲地喊起來了：「抓住時間呀！抓住這老頭子！朋友們！別讓他那麼跳啦！抓住他！他會變成一隻船的呀！抓住他，坐上他我們會安安穩穩地航下去的呀！」

*

*

*

*

是在一個廣大的場子上，叫做時間的老頭子指揮着人們做工，人，多極了，數不清。我似乎是被領來參觀的，可是也說不定回頭就派我什麼工作。因為要搜集一些經驗，參觀時自然很用心。老頭子更變得壞了，他鞭打着做工的人，他是那麼樣的兇，狠，像是一個萬惡的工頭，一隻忠實的走狗。

工作的事項很奇怪，每人有一把鋤頭，一把鐵鍬；每人在獨自占有的一塊地上掘土。有的剛在開端；有的却已經掘成了深洞；有的在深洞下邊，向側面掘起洞來；有的且已築起了土丘：他們各自為政，誰也不管誰，決沒有兩個人合作一件工的。我很想在這裏找幾個熟人，攀談幾句，人這麼多，難道沒有一個倆認識的？我在人羣中走着，隨時注意着各人的面貌；但他們專心工作，誰也不會看我一眼。

眼前是一個胖子，看背影好像是牛家聲君，——十多年沒見面的一位街坊，寫得一筆好字。他正低着頭寫什麼的樣子。怕不是他，試着喊一句：「老牛！幹什麼呢？」抬起頭來了，可不就是他。臉上還是那麼多的肉，手裏拿着一枝筆。

「怎麼？」他毫無感情地問我。

「真想不到在這地方遇見你！你這是做什麼呢？」

「你一看就知道。」冷冷地一句，低下頭又寫去了。我只好俯着身子，看他寫些什麼。

「皇清待贈處士牛公家聲之……」，是一塊石碑，字還沒有寫完。

我明白了，這一羣人原來在這裏掘墳，而且是爲自己掘墳，胖牛居然連碑也親筆題上了。笑話極了。

「你瞎了眼啦！」一個聲音。

「你才瞎眼！你拿出憑據來！你財迷心竅，想霸佔產業？」又一個聲音。

順着聲音望去，兩個人已經打起來了。這事情不必打聽，兩個人爭一塊墳地，誰也願意把自己埋在裏邊。

我不願多耗費時間了，我略略地觀察了幾處，我氣得很，我看見一個帶着學士帽的青年，正在努力往洞裏攢，嘴裏哼着「妹妹我愛你」。我看見瑞祥洋貨店的老板，一邊掘着洞，一邊撥弄着一架算盤，身旁放着一堆貨物，在包皮上貼着圓形商標，題了「概不納稅，關卡無阻」八個字。我

看見一位古色古香的老先生，掘墓不忘讀經，從他手裏，我接到一張名片，角上印着「癸卯同年會會員」字樣。我看見的很多，商人，學者，名流，軍閥，苦力，乞丐，農民，土匪，有些人是一望而知其身分的，有些人則似乎只有在報紙上拜識過尊容，而且也全靠那報紙，記了一些履歷。

「我莫非也得在這裏做同樣的工？不，決不，我得質問那個老頭子一聲。」想到這裏，我忽然發現老頭子原來就在面前，他正在鞭打一羣農夫樣的人們，那些人流着汗，菜黃色的臉，瘦得不成樣子，鋤頭已經舉不動了，像是幾天沒有吃飯。每個人掘一個洞，似乎快要成功了，然而都累躺下了，喘着氣，不住地呻吟。鞭子打在肚皮上，脊梁上，他們反側地躲閃，然而躲不開。奇怪的是竟沒有一個人立起來，作個反抗的表示。

「你爲什麼打他們，老先生？」

「這些奴隸們力盡了，雖然墓洞已經掘成，可是連爬進去的力量也沒有了。我只好打他們，讓他們掉進去，完成他們各自的工作。」

「老先生！你爲什麼讓他們做這些工作？做一些別的更有意義的工作不好麼？」

「別的？這工作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呀！我並沒有限定他們做這個。」

「那你爲什麼要打他們？」

「我是爲的工作呀！做什麼我不管，但不許躺着休息呀！」

「你不會讓他們做別的工作麼？比方建築一座花園，或是築一道防禦賊匪的圍牆，不是更有意義麼？」

「那是一個人單獨能夠做成的麼？傻子！」

「他們不會合起來做麼？」

「合起來做？你看他們有兩個人以上的羣體麼？」

「倘若他們真的合起來建築一個花園，那你能夠同情麼？」

「唔唔！」老人點了點頭，像是默許。

我站在高岡上，大聲地喊了：「朋友們！放下你們手裏的工作呀！再不要給自己掘墳墓啦！聯合起來！一個人是只會掘自己的墳墓的，合起來就可以造一個花園呀！」

轟地一聲，這一片廣場塌下去了，眼前是一片黑暗，從黑暗裏，漸漸地透出了光明，像有一個人站在我的對面，兩隻眼儘向我看。我仔細看去，那兩隻眼分明和我的一樣，可不是，正是我的一張臉，映在一面小小的鏡子裏，那周圍是一團綠色的光輝。

二十五，八，二十七，定縣

生死線外

凌靜

我是偶然走到這滿目悽涼的地方來的。（軍閥迫得大衆到了牛角尖尖而造反，混戰了三四年，大衆的力量究竟要薄弱，終於仍歸軍閥殺服了，可是，比混戰前更慘痛得多了。）

陰慘慘，確像有鬼氣襲人的模樣！在野郊，半天不見人煙，狗都迫得咬人了。

我住在嘉陵江上游的一個碼頭上。說起這個碼頭，就有些叫人心頭惴惴地難過。當然，混戰時這里已經做了戰場，兩岸都築了層層疊疊的散兵壕，和機關座，迫擊礮座；實行搶江，這里來過七八趟。太平年間這是個很鬧熱的驛店，來往客商，上下船隻，生意可稱得上夠興隆；但，現在不同了，滿目是瓦礫殘垣，贖下的一些茅草棚子，悽涼的像一羣游牧人們的帳篷。什麼生意都完了，人口也少了大半。如果心腸硬，到後面林里去參觀那些戰利品：數不清的新埋的野坟。還有些死屍簡直在外面暴露着，成羣的餓狗在巡禮，那股燻人的臭氣，不由你不嘔。

活着的人，大半都是靠這野林中的榆樹過活。年辰不良，榆樹都遭了殃，皮子被削得乾乾淨淨，吸不了養料而枯萎而死了。

我在一家獨一無二的茅草棚裏住下有三四天了，聽說下游的亭子口鴛溪口一帶有匪劫船，我雖然無可劫的，但怕遭了『荒手，』活命要得緊，就住下了！等吧！

茅草棚子太低矮，鴨棚子倒還有比她乾淨些的好處，人像被囚在罈子里，難過得很，整天都嗅着死人的臭氣，腦袋煩暈得像得了重病。

這幾天，天氣偏偏作怪，不像前些日子清朗，黑雲密布，間或撒幾顆雨，把空氣壓得極重，像鉛塊似的壓在心上，心都要碎了。

午後五點鐘的左右，天上偶然惺忪了起來，黑雲撕開，冒出了一朵一朵的花毬。精神也隨之鬆快了，我就跑出了門。

誰願在街上溜，看那些殘敗慘象的做演呢！

沿着江岸走。鬆軟沙堤上，似有一點清野的香味入鼻，但，一抬頭看見了兩岸的戰蹟，心頭不免一愕，什麼尋樂的念頭都消滅了。

碰着的人——如果不是眼睛的精明，一定要叫聲打鬼——，餓得週身只有筋和骨，比癩子狗還可憐。臉上堆了穢漬，深陷的眼睛，翻着銅綠色的鈍光，兩頰緊貼住橫骨上，嘴巴尖得像猪子，軀幹矮小了，走路打踉蹌，風都能吹得倒的樣子。但，他們仍能活着，有的仍能揮着鋤頭在土里翻哪！

隔街有里把路的光景，我發現了一幅悽絕的藝術作品。哇啦哇啦的那叫破了喉嚨的傷絕的音樂引誘着我。一間快要傾倒了的破草屋，瀕邊的兩扇木板門關得嚴嚴的。可是，左邊的牆脚不見

了，只是幾根穉穉在勉強的蔽護着，從這里，大致可看得清楚牠的內部了，哇啦哇啦的聲音就是從那里面蕩放出來的，而且還是兩個，都像還是只能在地下爬的萬靈之動物，微微還可以聽得出小小肉拳兒在地上掙搏的響聲。那音樂，像深秋的雨點打在湖上，充滿了濃厚的哀情，我也隨之黯然而了；何況她還一陣陣的加深，又一陣陣低壓得只餘一進一出的抽氣，氣壓的反抗的顫動的苦咽，不由你聽了不落淚。我竚腳了。我的眼睛貼一隻在門縫，內面是黑的，只有一線從左邊穉穉處竄進來的光亮，略略得看着一些輪廓。我先瞪住了那兩個小東西，都是光着條身子，被關在一隻關小豬的圈里。一個要大一點，爬在圈柱上，一臉都是眼淚水，和着汗漬，塗得只勝兩個麻雀樣的小眸子在轉。一個要小些，還不到一歲吧，仰躺在圈板上的半塊破睡席上，滾來滾去像條豬兒蟲，四脚四爪的向空中抓；他抓什麼？他抓得到什麼？兩個都是乾焦焦的像兩隻病螳螂，尤其是小的一個，小肚子癟了，肋巴骨高高的楞起，腦袋只有拳兒大，頸項比不過一個大指姆。我看屋內無人。他們是在叫媽媽吧？但媽媽那里去了呢？屋內只有一口破鍋，桌子板橙都沒有，一間床上有一團黑髒髒的棉傢伙，許就是寢具了吧！幾隻破篋筆都是空的，只有一隻裏面像囤了一點樹葉子或野草之類的東西。

『是媽媽狠心把他們丟下的嗎？』

這兩個小東西哭得我真說不出味道的那樣難過，可是我兩手是空的，設若帶得有個把兩個饑饉來就好了。此時，他們不須要錢的周恤，就是把了幾個銅板給他們也是無用，不然，我身上到還

有兩三角錢的鈔捲。

不忍走開，我終於走開了。

走過了兩三塊土，一座大庭院模樣的殘圮堆裏發現了有個兩塊茅扇棚起來的人家屋，有個脫了形的老婦人坐在門口，端了一藍子的嫩草在擇渣滓。

因為完全擔心着那兩個小東西去了，我跳過去問她：『你們有饅饅嗎？』

她把我盯了一眼，也不開腔，仍埋下頭去。我想是失了禮了。我儘看着她：頭髮伸起來撲够了灰沙，臉上皮子打縐，嘴也特別聳得高，頸子瘦長得像鷺的，方肩膀，掛了幾條布片。我越看越怕，她彷彿發怒了，忽然，頭一陣擺，擺得像羅斗大，張開了像血盆的嘴巴，眼睛眈得像雞蛋，舌頭垂下來尺多長，像猛虎的一下子向我撲來。哎呀！打鬼！我差點叫了出來，想回頭開跑。但，眼睛一轉，那里是鬼呢？這分明是那個老婦人。微微的，我像還聽得見那兩個小東西的哀嗥，忍耐着，我再問了她一聲。

『我有錢，我跟你們買兩個饅饅，不是我要吃。那邊的兩個小娃兒哭得怪可憐啊！』

老婦人又把我盯了一眼，我怕她又要埋下頭不管，但她却放下手頭的藍子，蹣蹣跚跚的進去，給我端了一瓦鉢黑湯湯裏泡了些草截截的東西來。

『我們吃的就是這個，看你要不要？』

她放在石地下，就不管我的了。

我把龙鉢看了一陣，也不自覺的擺了幾擺腦袋。

「老娘娘！那邊家姓什麼？」

我指着兩個小東西在嗶嗶的那個屋子，她看了一眼，像是嘆了一口氣的喉嚨噎了一噎才回答我：

「郭家的！」

「有男人沒得？」

「男人去年被軍隊切了腦殼，說他通匪；——說他是匪，搶人。」

「女人呢？」

「就只有一個女人！」

「那末，我剛才從那里過來，沒見人，只是兩個小娃兒在哭？」

「找吃去了。」

「找吃去了！」我心裏自問着：「找什麼吃呢？」

我在跟老婦人談話，遠遠的過來了一個男人，背上揹了個背兜。他把我死呆呆的望了一眼。我望住他的背兜，背兜裏裝的都是嫩草。

「那里來的？」

他不睬我，我吃了一驚。他一直把背兜揹進里面去了，之後，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低着頭鬱氣，

——他也許是餓得沒開交了吧！

我問老婦人：『他是你什麼？』

『我的兒子。』

我叫了他一聲。他把頭抬了一下，滿面都是癩癩的哀愁。

『悶什麼？』

『你先生不曉得！』

『怎樣？』

『媽的，吃點草都不易容哪！』

他跳了起來，捻緊拳頭，像要跟那個比工夫的樣子，眸子也像螢火樣閃了一下，但，終塵不過肚子餓的襲擊，仍縮下去，像一團泥糊，或像一條軟蟲。

『怎樣不容易呢！』我猜不透。

我還沒有問他，他叫起他的媽了。

『腸子餓得要斷了，煮得飯了吧！』

老婦人問他：『又打了架的嗎？』

『還怕不是！嫩的草尖兒那個不爭。』他快流淚了。

老婦人也快要流淚了。

我明白他說的吃草都不容易的意思了。

『就是咯！不然，我還能多爭得點回來的，嫩草尖兒比樹皮子好吃些，肚子不脹痛。——我給人家打痛了，媽！王三喜子可惡極了，我捱了他一拳頭，打得我眼睛都花了。』

他蹲起來又摔下，那種憔悴的模樣，像到了死亡線上的老牛。

『塞破眼的，』老婦喃喃的罵了一聲，進去開火煮飯去了。

我得機會問他：『你們這些地方從前也如是嗎？』

『不！』他像在回憶，翻起餓黃了的眼睛。『只是近四五年來才這樣的。從前多麼好哪！吃不完。我們這些地方的糧食還要運出去賣。這都是那個到二輩子都不得超身的田東瓜做出來的。』

『那個叫田東瓜？』我不曉得這個多麼響亮多麼神秘的諱名。

『就是那個狗通出來的軍長！一年括我們十七八道，什麼捐，什麼捐，刮得我們吃土，刮得大亂起來，他倒跑了，我們跑不脫……。唉！』他的嘆氣，比我的哭還要傷心些！『現時還成啥子世道啊！該死！我們這些窮骨頭該死！』

我被他發氣的神色駭住了。他硬像戰場上殺人不轉眼的魔鬼。

我的心在慢慢的忐忑着，世道爲什麼要這樣的怪呢？

他抓了一把草放進嘴巴去咀嚼，他是餓慌了吧！

『不苦嗎？』我問他。

『苦什麼？——怕什麼卵的苦。』他儘瞪着我。

我回頭，背後幾時站了一個提一滿筐的樹皮的婦人我都不曉得，滿身都是樹皮渣子，臉上，頭髮上也是，汗漬漬的望住這家人的老婦人。

老婦人忽然像想起了什麼的跟我說：『這就是那兩個哭得你難忍的小娃兒的媽媽！』我打量着她，她看了我一眼，想起那兩個小東西的情形，心頭絞來絞去的不安。

『你提的樹皮是拿來吃的嗎？』

『是的！』她說。

『怎樣吃法呢？』

『把牠撕碎，切成顆子，晒乾來磨麵，做成饅饅。』

『好吃嗎？』

『就是不好吃咯！』

『吃了好不好？』

『脹！不解便，肚子脹，有時痛。』

她的臉色越發來得闇淡了，像陰霧的天，快要滴下雨來。

『你的小娃兒哭得傷心哪？』

『不要緊，哭慣了的。』

『幾歲了？』

『大的四歲，小的也一歲多了。』

我不肯相信她的話，只有那樣大的個頭。

她說：『沒有奶子，吃點嫩草熬湯就是好的日子了。先生，我們的命真才是苦呢！——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

她，滴下眼淚，天都像黑攏來了。

介紹 小學教育刊物

教育短波

北平西河沿甲二〇一
號教育短波社

預定
全年 \$0.80
半年 \$0.40

優待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讀者。

河北五折，山東河南六折。

「十年」

堵述初

這本名爲「十年」的短篇小說集，是開明書店爲紀念其創業十年而編印的。據本書編者夏丏尊先生說：

「……開明自從創立的那一年起，就把刊行新體小說爲出版方針之一。到現在，大家都承認開明這一類的出版物中間，很有一些現代文學史上佔有地位的佳作。這是開明的榮譽。開明要永遠保持牠的榮譽，就約當代作家各替開明特寫一篇新作，用來紀念開明，同時也給我國小說界留個鳥瞰的攝影。……」

這樣的紀念辦法，自然是別開生面而且很有意義的。

本書共包含短篇創作十四篇，作者也有十四位，即便是：魯彥，老舍，張天翼，靳以，王統照，巴金，徐霞村，吳組湘，施蛰存，李健吾，丁玲，凌叔華，蕭乾和聖陶。

這十四位作者的作品，文壇已有定評，所以這裏的十四篇，雖不見得都是每位作者的代表作，可是總沒有壞得不值一讀的。這便是本書的特點，可是牠的缺點也就伏在這裏了，那便是平凡。

如果拿本書中巴金的星，靳以的雪潮，張天翼的一件小事，施蛰存的嬌裔，蕭乾的鵬程，和他們過去所發表的比較成功的作品相比，是難免令人失望的。

巴金是以他的長篇滅亡出名的，後來所寫的短篇也很不少，但無論他的長篇或短篇，都好像有一種激進的熱情，在全篇瀰漫着，貫澈着，能使讀者激昂，奮興。這篇星，雖然在文字上仍有他一樣的色采與活力，只是內容稍嫌空虛，便不及他的雷或雨等篇感人之深了。靳以初期作品，大部在描寫青年的戀愛心理上，獲得了成功，如像蟲蝕游絮等都是。後來，他頗自悔前作，決意轉向大衆生活的描寫，但至今尙未見甚麼精采的表現。這篇雪朝，寫一個公司的下級職員的被裁，我覺得反不如他前期作品的細微和深刻。張天翼的一件小事寫一個二等兵想升爲文書上士未成，竟至憂鬱而死。篇中對話的生動，仍保有作者的特長，不過結構鬆懈，而且故事的安排也不大合理，怎麼這個小個子二十來歲的二等兵，僅因爲升官未遂，在很短期間內就死了呢？施蛰存的描寫戀愛與農村，在他的善女人行品中，已表現了他的成功，而這篇嬌裔，在故事的發展與主人公心理的分析上，都顯出了潦草的痕迹，却是失敗了。蕭乾的作風，是樸美的。沈從文先生稱這樣的作風，是由一種鄉下人的氣質所染成。我想讀過離下集的人，都可證明這話的不錯。但他的這篇鵬程寫一個知識青年對於名譽與愛情的追求，都有點逸出常理之外，這不但不及他的有名的離下，就和俘虜相比，也差得遠了。

此外，如魯彥的銀燵，老舍的且說屋裏，徐霞村的裁員，李健吾的中國的最後一課，丁玲的一

月二十三日，凌叔華的死，聖陶的英文教授等，內容都相當的充實；但是，我覺得名副其實的力作，只有吳組湘的某日。

某日的內容，是這樣的，

農夫大毛，因為本地劣紳方三先生的介紹，娶了一個在崩潰中的大戶人家的女兒為妻。這女人派頭十足，對丈夫尤其兇橫。忠厚的大毛，把她無可奈何，只得委曲求全。後來，她生了兒子，但到她生產二個孩子的時候，却因難產死了。這時，她的母家，業已破產。她那以兜賣彩票為生並染有鴉片嗜好的父親，正在外邊流浪，大毛只好把女人去世的消息，告訴方三先生，並請他過來。但方三先生借故拒絕了。正當這女人死後的第七天，大毛的丈人，突然回家，大概受了方三先生的慫恿，並跑到大毛家中，竟說他的女兒是大毛所謀害。當時給大毛管家的一位姑奶奶，便立刻根據事實，用一篇外交式的詞令，把他駁得啞口無言；大毛的朋友野貓頭，梅花脚和受過彩票的騙的小斗，恰好都在旁邊，大家動了公憤，便把這幕騙局當場揭開。他見大勢不佳，只好乘機逃走。他臨走時，還是這樣嚷道：

「好兇！好兇！我只有下城！只有動官司！我叫我家三老爺做紙去！」

吳組湘在他的一千八百担中，已十足表現了農村寫實的天才。這篇的特點，尤在他在對話運動成語的圓妙。如像那位姑奶奶對大毛的丈人的一遍不亢不卑委婉深入的說詞，和金瓶梅詞話中「楊姑娘氣罵張四舅」那種潑辣粗俗的氣派，簡直是異曲同工的。我以為這樣的作品，才可以當得起

王國維先生所說的「不隔」。現在試舉那一段如下：

「親家公，」姑奶奶退了兩步，兩手握在胸前，斯斯文文地說：「結婚如結義。有什麼不周到的地處，你老人家高擡貴手，赦過了罷！當初總算你府上擡舉，肯把姑娘給了我們這樣莊稼人家。我們老毛，是個老實人，成天搬着把鋤頭，禮教不到的地處有。姑娘是七月要坐月子。她平素脾氣隨便點，你老人家知道的。——那自然也難怪。六月裏鎮上唱龍王戲，她一連去看了七八夜，路又遠，露水也大，金枝玉葉的人，又耽着肚子！可是呢，就這樣，受了風寒，渾身發了腫；——再加吃東西也忒亂點，又是油炸臭乾，又是花生米；生冷呢，吃個不離嘴，臨睡還要吃西瓜；睡就睡在門口一張竹牀，絮被也不肯墊一牀。——到臨月，手呀腳的都腫得發亮，一個面腫成了燈籠。請油坊裏聚寶先生來看，抓了藥來她又不肯吃，脾氣還是點得火着，一不如意就發作。毛頭一個拿鋤頭的人，年頭又壞，那裏有出豁：祖上傳下十畝幾分田，加上租田，收的不夠花用的。說起來是個自己有田的莊稼，寅時吃了卯時糧，常時罐裏鬧得沒一粒米。稻子不夠油坊裏的賒賬。……姑娘金枝玉葉慣了的，毛頭是老實人，供應不到的地處有。說什麼呢，怪只怪他老子麻雀要跟鳳凰飛！……」

在這樣一本三百多頁的小說集裏面，居然包含了十四位名作家的作品，這編者的功績，是十分可敬的；而且在本書的廣告上，還將有第二集的續編，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努力了。不過我以為：求無遺憾地實現「給我國小說界留個鳥瞰的攝影」那句話，那末，第一集中除了預告的矛盾，郁達夫，沈從文，夏丏尊諸位之外，還應當有魯迅，郭沫若，許欽文，冰心，冰瑩，白薇，羅洪，田軍和蕭紅等；而且希望免掉那種平凡的毛病。

二五，九，五，於定縣。

「點滴」

張文麟

巴金著

開明書店印行

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頁八八

實價三角

在著作家的藝術手腕下，用黑的字在白的紙面上堆成的作品，所呈露的特色，是絕對不會有「相同點」的：有的流露着秀麗婉約的色彩，有的是由「中性」的剛柔兼有的手法渲染而成；又有字里行間溢滿了雄渾動人的「熱」與「力」混合的氣息。三者，若站在美的「藝術觀點」上，用審視藝術的「透視力」看來，三者的本身都具有「可觀性」的美點；特別是第三種，最受現時代下讀者們的歡迎！

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是用「血」與「淚」交織成的「熱」與「力」充滿了的藝術品！

巴金先生運用的筆鋒，是尖銳的，犀利的。他的腦汁結晶的每一篇作品，都有着獨具的特點：作品中的一字一句，能夠生出一種大的「神秘性」的力量，冷冷的彈動讀者的心之短絃！讀者「直覺」的由於受到了大的「共感」，而奮然的發生不自禁的「共鳴」！

這本薄薄的小集子——點滴，裏面少量的「含有物」，雖然只是短短的小品文的集合，但是，她

們每篇的表現，是有力量的，能夠動人的！在素白淨淨的紙的平面上，印着的具有「生動性」的文字，中間的確有着作者「熱望」與「活力」的「交流」！

我們在展讀這冊集子的時候，彷彿親眼看見我們的巴金先生——一個剛毅的勇敢的人，緊緊的把握住他的「力量」，他的「勇氣」，以及他的「信仰」，……孤立在可怖的囹圄里，絕不怯弱的和週遭的「黑暗」猛力搏鬥，想從「黑暗」里爭取希望中的「光明」！

是的！巴金先生不僅是一個從事文墨生涯的「小說家」並且，也是大時代前頭「戰士」的一員！

我以為他不是在大聲的呼號，他是在大聲的呼號，吶喊！鼓勵着自己，不去回首眷顧被灰色的華年染舊了的過去；只是要堅決的鼓足了生之活力，攀登現實生活高峰的絕頂！同時，他又熱烈的希望着自己：更邁進一步，去愛那些「受虐待，被侮辱的同胞，為自由，平等，博愛而奮鬥！」

從集子里，我們可以看出作者透明的思想南針，鉛直的所指的方向：他不僅是對於個己新生命的創造，茜紅熱望的希求；就是對於風雨飄搖的大時代動態中的人羣，以及急速變動的社會，都有着新的期望和大的期待！這樣，他集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大要可以劃分兩個方面：

（一）對於個己的希求：作者自己承認：自己無時無日不是在「感情與理智的衝突中掙扎着」！但他不願打住前進的步伐，更不願跌到頹廢之淵里去！他知道自已還不會被衰老之神縛住，「坟墓」雖然是一天天的走近了！他有着鐵石樣的「勇氣」，正在沸騰着的「熱血」；並不是一個「怯弱的人」！浮沉在生活的洪流里，一時一刻，他也「不會放鬆過自己」，他用力的作着生命之「痛苦的」掙扎！

他能夠自己相信自己，儘管健步的向前邁進，永久的「沒有一點感傷！」他又深深的知道：雖然「周圍是一片黑暗」，但是，只要自己有「勇氣」，有「毅力」，在困苦的日子里，一歇不歇的搏鬥；在不久的將來，「天邊總會有一線微光開始出現」！他很需要這「一線微光」，照耀着自己的「生命」，「靈魂」，浴着「熱望」去創造偉大的「新生」！

(二)對於人羣及社會的期待：作者中心思想的蘊藏，以及外表行爲的顯露，絕對的不會懷抱着一星星的「個己主義」！他深切的關心着「人類的幸福和痛苦」，「舊社會的呻吟，垂死」；「新社會的誕生」，比日常的生活，任何的事情都要關心！在這冊集子中間，他自己就這樣的聲明：「就像懷了移山之志的愚公一樣，我們這一羣人把爲人類找幸福的船這個重担子不量力地放在肩上，胡亂地忙碌過了，而且到現在繼續這事業的。我是這裏面最不中用的人。……」他是在極力的主張：世界上的人類都要「幸福」，「平等」，「自由」，……才合乎「人道主義」的主旨！他非常的反對，不，簡直是痛恨，嫉惡，一般「踐踏人的人」，「壓迫人的人」，……所以，他爲了人類的「幸福」，「平等」，「自由」，……而力竭聲嘶的「呼號」，捨了性命的「鬪爭」；很想給世界上全數的人類，找到一隻巨大的「幸福的船」！我相信：只要作者在「駸駸的時光」中努力不息，那麼他理想中的「幸福的船」，是總有一天會替人類找到的；還有一點：他很不滿「舊的社會」，他早就把「舊的社會」認爲是「罪惡的」「黑暗的」，大有在時代的巨輪下壓碎的必要！畢竟「舊的時代」在新思想的人羣的憎惡之下，現實的新時代的動盪之中，完全失去了它賡續的存在性，是

必然的事實；他歡喜的聽着「舊社會垂死的呻吟」！並且，他又看見了「戰慄着的舊社會的垂死的態狀」他對於「舊的社會」的崩壞死滅，以為是一件可喜的事，心里「沒有一點感傷」！同時，他自己也在深信：「新社會的巨靈」，不久，就會來到我們的面前！他說：「在朦朧的夜霧中，我看見了新的巨靈，像背負地球的亞特拉斯那樣在空中立着。」於是，他便向人羣（該是世界吧？）大聲的狂喊：「這新的巨靈快要來了罷，他會來完成我們所不能完成的一切。」是的！「舊的社會」已僵冷在它死滅的灰色氣氛中，蛻下一層薄薄的巨殼！「新社會的巨靈」，不，是新時代的巨靈，一定會向我們急急的飛來，拍拍的撲着巨大的翅膀！

這一冊小品文集，是飽含豐滿的「生之偉力」，流露堅剛的「勇氣」；散射深厚的「生之熱望」的！（固然中間有幾篇是超出例外的。）

在目前中國的文壇上，流行着的小品文是大量的。但，大半是出於纖弱的手筆，缺乏鼓舞情緒的力量；像巴金先生這樣用「熱」與「力」混而成的小品文字，是不多見的！

我們知道：作者之所以寫這冊薄薄的小集子，不僅是要紀念生命湍泉在「三個月」中間的時光洋流中，一滴滴的滴落的「點滴」；他是要作「三個月」中間的一種「生活記錄」：寫下他所看到的，想到的，感到的……關於「個己」，「人羣」，「社會」……作一切事物影像的攝照！

一個朝氣勃勃的青年，把她們一篇篇的讀過之後，能夠熾炎了他懷抱中的「熱情」，加強了他生命進展的「活力」！就是個黯無生氣的頹廢青年，偶一披讀，深深的心坎里，立刻要充塞着無限向

上的「勇氣」，失去的「希望」，又要飛到眼前，閃耀着奪目的是的金光！

她，我以為很可以當作現代青年的良好「興奮劑」，每個愛好文藝的現代青年，對於她該都是百讀不厭的！

的確！她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作品。作者對於她，自己就有些「滿意」；並且，還進一步的有些「歡喜！」

作者在卷的開端，自序中這樣的說過：

「這些文章，和明朝人的作品不同，句句是一個活着的現代青年的話語；所以自己喜歡牠們。」

長沙藥王街

天申福綢莊

秋季服料 大批湧到

名貴國產 花名時髦

尺足價廉 歡迎光照

編後

編者

這一期本刊周年紀念特大號，編者非常感謝社內外各同志的寄稿，特別應該在這裏提出來的是周作人先生和陳衡哲先生，他們兩位都是天下聞名的學者兼作家，周先生那樣淵博淡雅的散文，並世沒有第二家，陳先生自從「小雨點」合集出版以後，好久沒有發表文藝的作品了，這回「常談叢錄」和「南猿與北猿」兩篇的披露，我且不說本刊的光榮那樣的客氣話，至少編者個人精神很受到鼓勵的。

孫福熙先生允為本刊作封面畫，寫稿，也是極大的精神上的鼓勵，可惜孫先生因事遠道旅行，沒有寄到，只好留待下期刊出，這是編者認為抱歉的。

從軍日記，一個女兵的自傳的作者謝冰瑩先生，她不特寄稿來；而且是扶病寫的，還答應此後長期撰稿，這種愛護本刊的熱忱，我們只有銘感。

除了向社內外寄稿的各同志申謝以外，還有一種企求：就是希望各方的指正，不客氣的批評！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七期

民國廿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印刷者 華永記印書局
北平前門外西河沿路南

發行所 瀟湘漣漪社
社址長沙左文襄祠七號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
	預定半年	六冊	五角五分
	零售	每冊	一角
	每月一冊 一日出版		

郵票代洋九五折收 但用一角以內為限。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文藝論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小品，介紹與批評各項外來稿件，但暫不收譯稿。
- 二、來稿請用格紙繕寫清楚，但祇寫一面，並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本社有修改來稿之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四、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及本刊。
- 五、未經登載之稿，除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 六、來稿請直寄湖南長沙左文襄祠七號瀟湘漣漪社，或河北定縣城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五大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年 二月刊 全年二十四冊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 十二月刊 全年十二冊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 全年五十冊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年 二月刊 全年二十四冊	二元四角	二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年 二月刊 全年二十四冊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

本刊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	人文書店	佩文齋
	九爺府	女子文理學院	
	西河沿	教育短波社	
	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民間社	
漢口	現代書局		
	良友公司		
鎮江	河濱公園	現代雜誌供應社	
	中山路	正中書局	
廣州	西山	協和中學	
	白鶴洞	真光中學	
	貴陽	達德學校	
漢陽	訓女中學		
上海	四馬路	羣衆雜誌公司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定縣	平教會售書處		

本刊業經湖南省黨部省政府核准立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